



蘇齋題跋

翁方綱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選碑唐齋蘇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翁方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密

蘇齋題跋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蘇齋題跋。爲錢唐何君方穀溱所傳錄。其天際烏雲帖。歐陽千文辨。化度寺張遷碑。
新篋張氏本補錄。兩本參校。各有不同。今就全集中互有詳略者。並刻之。甲寅春日。海昌蔣光煦識。
等數十條。從

蘇齋題跋卷上

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冊

周叔姬鼎

方綱按。首三字是人名。當闕以俟攷。前跋以爲篆體唯字。恐未然耳。

款識一冊卅葉。凡六十二種。其第廿三葉。夏壺以下。有宋人青牋紙。書鐘鼎款識之題目。故其冊前亦以此四字篆首也。薛尙功鐘鼎款識法帖廿卷。名與此同。而薛所集是摹本。此則皆就原器搨得者。何嘗親對齊桓柏寢之陳矣。此冊昔嘗與宋搨武梁祠冊。同在馬衍齋處。前人屢有題記。今武梁祠冊歸黃秋盦。而此冊歸之吳門陸氏。松下清齋。予前歲於滄上訪武梁祠闕。得借觀其冊。今復得借此冊。摩挲二句之久。古器精靈。森然來會。信乎有墨緣邪。嘉慶六年。歲在辛酉。春二月廿有四日。北平翁方綱。書於石墨書樓之後軒。

黃秋盦屢爲予言此冊之妙。今始得借觀於蘇齋之後軒。每晨起展玩數四。與日在吾齋何異。辛酉春二月。翁方綱記。

書舊本張遷碑後卽題硯冊

東平蕩陰碑。東里四字泐。吾嘗捫石膚。髣髴潤與色。色字數十年前拓本尙微可辨。潤字舊拓本亦罕存者。是年使金陵。驛館秦淮側。汪生古之狂。爲我搽石墨。古蠟光瑩然。四字千鈞力。秋燈水檻陰。素油手搨勒。歸來初冬初。霜曉拜塔

城。碑亭庠門畔。州牧共攄臆。召南懿于棠。續戎斯其職。二句鑿括碑內語。末行僭書名。十載惡追憶。今又三十秋。

幸未苔蘚蝕。爾日手植材。宦達圭璋特。得膺茲牧良。滂沛功繁殖。臺生季良。予己亥典江南鄉試。所得士也。今以課最擢東平牧。適來都門。共論

此碑蔽苔。此碑作滂沛。蘇齋鉛槧餘。奇觚重拂拭。嘉禾寶硯匣。古香同慨息。鄭祠片石銘。天寶七載刻。借此隸爲題。

適與碑相值。張家故實垂。頌自名卿得。何論吉與揮。討論更脩飾。一寸書田腴。千秋同報國。暮雲昔江東。

春雨今硯北。若農稽旣勤。相滋著而黑。表頌卽硯牋。更益根本植。系諸亭下圖。知我言不食。

乾隆己亥秋。典試江甯。榜發後。汪子容甫。以張遷碑古本見示。手摹東里潤色四字於行篋。十月朔。道出

東平。親到碑下。題字石間。是冬恰得此舊拓本。繪觀碑圖以記之。今三十年矣。而是榜第三人臺生來牧

此州。擢覲入都。相與感述墨緣。而適值叔未孝廉。以所得新鄭大夫廟碑殘石。琢硯屬題。因臨此四字。以

弁冊端。并附小詩於後。嘉慶己巳春三月望後二日。北平翁方綱。

跋羣玉堂米帖

南宋末韓侂胄自鑄其所藏墨跡。向若水所摹勒。凡十卷。名閎古堂帖。至開禧末。韓以罪誅。嘉定改元。此石取入祕省。改名羣玉堂帖。其第八卷。是米元章書。此大行書。米老自敘書法。是其第八卷之下也。

董文敏云羣玉堂帖世所罕見。至有對面不識者。觀此語可見百餘年前已難觀矣。貝旁右下借挑之法。後來文衡山本於此。

明長洲杜大綬錄羣玉堂帖釋文。與此小有不合。雖不能盡疑之。然恐有闕文。

米公寫幷頭。左邊橫挑。先帶右直。而後再作右邊橫點。以此从頭定真偽最易見。其寫蒂字。卽是如此。市是一直穿橫而下。其作點者僞也。

柳書金剛經。在慶元府官廨進思堂。今浙江甯波也。此石刻不存久矣。

柳出於歐。此米老心得之語。又米老最賞柳公綽書。此其所以能追晉法也。

米公自言學褚最久。此其一生精詣所及到處。不如此。不足以仰窺晉法也。

此帖云段季者。蓋墨卿之族。段文昌也。然唐史表傳皆莫由詳其系次矣。唐元和間人。景雲寺塔及李詠

墓志皆其書并篆。

周平園集云。米書從唐人羅讓入手。而此篇自敍不言及者。何也。羅讓書貞元五年襄州學記。蓋米老家藏舊拓本。

師宜官。不聞有所書碑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劉寬碑。据藝文類聚。乃桓麟撰。而不言何人所書。以趙明誠

不能考知其誰書。而米以爲師宜官。未知何所据也。

末幅援竹簡鼎銘。蓋不欲以今體書自居也。岳倦翁亦竟以六書之統緒歸之矣。

米意不取小字。誠恐啓後學凌躡高談。棄小楷不學。而專趨大行草之漸耳。
嘉慶乙丑冬十一月望後二日。爲載園老友題此冊。北平翁方綱。

歐陽率更小楷千文

率更小楷。如九歌、姚恭公碑。皆久無真本。此千文乃垂老所書。而筆筆晉法。斂入神骨。當爲歐帖中無上神品。予今僅見此雙鉤本。已不啻所謂親見仙人。聽吹玉笛者矣。

率更千文。僅見於宋人寶刻類編。不著時地。而諸家著錄金石者。皆不言及。按虛舟題跋刻本。較此墨迹。多引新唐書詢年八十有五之語。然獨不引張懷瓘書斷云。詢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尤爲明白也。史稱歐陽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嘗遺錢使市父遺迹。然宋人所刻類帖。有率更所書授筆訣。亦云付善奴。正與此帖末語相合。而此云附隱之明奴。通之善奴。更加詳耳。又岳倦翁法書贊。所載率更書陰符經。末云貞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日。書與善奴。倦翁跋云。率更子通。字通師。官至內史。號小歐陽。卽善奴也。其贊曰。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千古會稽楷則。于今重見陰符。則又在此帖之前四年也。通之蓋一字通師。此可備官奴帖後一則故實也。

虛舟跋云。附與付。古通用。非也。此帖內以妬爲垢。以研爲妍。以祐爲祜。以瞿爲瞿。蓋皆老年涉筆之誤。正足以見其真意。觀者勿以此致疑可矣。豈其通用之謂哉。

此帖當與化度寺碑同論。乃虛舟跋內品及溫公碑。而不言化度何也。虛舟嘗自跋續書千文云。唐本率更小楷千文。古雅精妙。出化度寺碑上。今予但見鈎本。已謂當與化度並論。此帖之神妙。固不必言。願必欲推爲在化度上。則吾今固尙未見眞拓本。未敢遽以臆定之。然虛舟既見眞拓。而此跋止於如此。則豈禮泉、溫公二碑。可躋化度上乎。吾每憾虛舟先生。學歐而不識化度之妙。故於晉法邈乎未逮。今觀斯跋。則此千文之所以妙。正未知虛舟胸中。劑量分判。究竟何如矣。

乾隆己酉七月。予於南昌使院。扁門試士。而夢華居士。於其友人所。見此墨寶。惓惓以不得多借留數日。俟予徹扁。一見爲恨。其後十日。試事旣竣。夢華亦將之山左。瀕俶裝矣。過予院齋話別。以此鈎本見眎。爰命小史雙鈎一通。并系小跋於後。以志居士懇慰同篤古歡之意。八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書。

跋自臨天際烏雲帖

宋蘇文忠公書。嵩陽居士帖。元季名公題詠。嘉靖卅八年。購松陵史氏。墨林項元汴珍藏。此帖史氏已刻石行於世。後陳汝同、吳原博二跋。皆不刻石何也。

蘇文忠書天際烏雲帖。舊藏樵李。項氏跋稱。尙有吳文定跋。今已失去。又柯丹邱跋。未失去。十八字。

經長安莫

浩至正三年夏五月丹邱柯九思書張貞居詩。失去前五首。原是卷子。不知何時改爲冊。方綱於乾隆戊子十月八日。購得之。今壬辰五月廿九日。爲宮詹錢七兄籀石先生臨此。又倩古歛羅兩峯。繪君謨夢中詩首二句爲圖。而

詩之庶以彷彿前賢往復嗟賞之意。是日識於孫公園寓舍之青棠書屋。

成趣園記

右祝枝山書成趣園記。自署鄉貢進士。枝山以宏治壬子舉於鄉。直至其出知興甯之前。此廿餘年間。手迹皆稱鄉貢進士。此卷在正德二年。枝山年四十八矣。然正德二年是丁卯。非丁丑。不知何由誤也。予昔見貞觀鄜州鐘銘。年月干支差誤。又米老蜀素卷後。有董文敏手跋。年之干支亦誤。古人竟往往有如此者。觀者幸勿以爲疑耳。乾隆壬子秋九月。北平翁方綱識。

祝枝山書成趣園記。爲秋竄九兄題五首。

韻勝元從骨勝來。外間狂草信與臺。馮班何焯津梁在。肯許良常問溯洄。王虛舟每譏枝山骨韻未清。蓋未見此種行楷耳。

褚家冊子繡金鍼。可但朱絲得法深。百鍊剛來柔遠指。中間數筆似雲林。此卷極似褚河南書。文皇哀冊。以褚書此冊二摹本對看。旬月。

始備見陰陽離合之所以然。

眞賞齋中結勝緣。華陽樓榭好山川。夏承婁壽論籤笈。迴遡流風四十年。卷中有華陽樓印。補庵居士印。

作眞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天球河圖比重。此賦作於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在枝山書此卷後四十餘年矣。

虎搏胡鬚語未奇。蒼官石丈氣淋漓。當時落筆如風雨。此老多應造化師。

半載馳書訊濟甯。江東羊薄眼俱青。旁人莫笑干支誤。神似鄜州瑤室銘。此卷以丁卯誤爲丁丑。故用貞觀寶室寺鐘銘爲比。

今年春三月三日。方綱按試道出泐上。秋竄具舟相逐。支篷噉麪。同賞此卷。輒題二字於前。明日雨後宿鄒縣。燈下作二詩。以寄題之。卽此第一首及末章也。其秋還濟南。夢寐之間。時在此卷。因復寓書至泐上。借卷重觀。秋竄不吝珍祕。馳以見付。自秋至冬。百有餘日。無時不陳几上。復得三詩。合前凡五首。書於其後。蓋予所見祝書。未有過於此者矣。今將緘還。并爲識此。十月朔旦。方綱。

題集古器銘冊

昔漁洋竹垞諸前輩。金石詩跋。予惟見甘泉未央瓦冊。今在侯官林氏耳。近日如吾受筮。暨阮芸臺。秦敦夫。張叔未。葉東卿。每持所集古器物銘屬題。而受筮選擇尤審。如漁洋所詠焦山鼎。予辨其非真。此則無之。予又嘗以王述庵所藏建昭燈款。證厲樊榭之誤。張叔未所藏黃山鐙款。證薛氏款識之誤。此二拓本。乃具有之。信乎可與道古矣。癸酉夏六月十二日。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建昭雁足鐙。在王述庵齋。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而有西漢字二段。可寶也。厲樊榭所賦。竟甯元年雁足鐙。誤以省爲首。遂致傳會薛尙功款識。予嘗据此以訂正之。建昭雁足鐙。

據漢志。黃山宮在槐里。梁山宮在好時。足以訂正薛尙功梁王貢銅之誤。黃山鐙。

此尺孔東塘所得。今藏闕里。嘉慶壬申。漢陽葉東卿。以洋銅精摹。毫髮不差。予齋亦獲藏其一。雖曲阜有摹本。亦不能及。然此則真本也。建初尺。

題集古石墨冊

西狹頌前刻此二行亦下辨仇靖書也。今所拓者又不及此遠矣。寶之寶之。嘉慶庚午春二月望。北平翁方綱識。

手書不是信傳聞。下辨仇君記李君。更在熹平石經上。世間景慶此星雲。

右題隄池五瑞石刻。漢隸皆無書人姓名。惟樂陵朱登書衡方碑。及仇靖書此。皆在蔡邕之前。

孝謙隸楷啓初唐。尙勝龍門古驗方。我正遠追光伯筆。杜江陽溯杜當陽。

阮雲臺中丞跋。因北朝諸石刻。而及北朝經學也。予於北朝碑。最愛北齋樊孝謙所書孔廟碑。有嘗攷徐遵明諸家撰述。世已罕有。惟於宋江陽杜進士獻可所輯春秋諸家義。尙見劉氏規過之書耳。嘉慶十五年庚午春二月廿日。方綱。

跋董文敏書

此卷吳跋甲子冬月。不知是某甲子。若是國朝康熙廿三年。則不應在史公之前。若是前明天啓四年。則董文敏尙在。不當云從先生遊。見其晚年書也。且如果此人及見董文敏。則其跋云。此卷乃先生在詞林時所書。計其年是萬曆丙午丁未間。此語未可信也。董文敏自萬曆己丑選詞館後。至萬曆末三十餘年。皆官翰林。何獨舉丙午丁未二歲耶。且丙午歲文敏使楚。丁未歲還里。又不得云在詞林時也。況此卷署

名下有宗伯學士印。文敏天啓三年癸亥秋擢禮部右侍郎兼協理詹事。又在此後廿餘年矣。此人於文敏平生出處中外經歷之蹟皆不深知。而何以得云從先生遊乎。史公卽溧陽閣老之祖。康熙六年丁未入翰林。距文敏之卒財廿餘年。此吳跋又在史跋之前。而何以致有攷誤。是皆不可解也。

此書固是真蹟無疑。然其中亦實有疏率處。昨見墨卿所藏董書冊。有趙味辛跋云。董書生拙爲上。精能次之。此誠知書者之言也。然愚謂董書不甚留意結構。往往隨筆揮灑。以爲化境。亦未必生拙者。概居精能之上。致使好高者反略其本家筆法。而專賞其隨意之作。是又未嘗非賢智者之過矣。書家究竟當以神骨與結構並重。豈得竟拋荒結構。而高談神骨。試問神骨奚從出乎。然墨卿所藏董書一冊。實臻化境。是以此論不發於彼。而於此卷發之。

嘉慶乙丑仲春四日爲荷屋老友題。

辨化度寺書

敬候夢華三兄近禧。前次承惠寄吳門所鈎摹孟法師碑廿五字。此方見真矣。至感至感。彼時匆匆未及回答也。久聞此二帖自繆氏舊出。但不知尊札所云巨家者。姓氏能見示否。再能便中更爲多鈎出數行否。無厭之請。曷勝感荷。真不啻一字百朋之惠耳。屬題二詩。草草奉上。其化度則据札內所開行款闕泐之狀。弟竟見過如此一樣二本。一是元末明初王孟揚所藏。王稱字孟揚亦稱王虛舟一則元代名賢趙松雪以下凡

十三跋載於樵李郁氏書畫記者。弟亦得借觀之。此二本行款闕泐。與今尊札所見者。竟是一模一樣。此本雖經元代名公鑒賞。然是宋翻宋拓者。今就弟所記出可憑據之處。開出數條。粘作小冊寄覽。以資印證。務乞便中再將此本。借來一對。是否卽此所開出數條之本。再求示知。以慰懸念。至要至要。若便中見宋芝山。祈代致欲借觀其所藏定武蘭亭。務求覓妥便見寄。此刻不及寫專札也。諸惟珍攝不具。臨穎馳切。二月十二日。方綱頓首。

印證吳門繆氏所藏化度寺碑。略舉數條。粘爲一冊。

第一行寺字末筆一趯。其尖過俯向下。全失原本之法。第一葉前半第六行。碑正文。第二行和字。中間一撇。在上橫下直二筆之正中。此蘭亭正局也。此本禾丙中撇太過。俯垂向下。大失之矣。

第一葉後半第五行。控鶴乘鸞句。鶴字右鳥中橫之外出處。長過下肩半分許。而未彎迴鉤之。勢緩弱向下。全失原本深厚冲和內抱之神理。鸞下之鳥亦然。

第三葉後半葉之第四行。始自趨庭句。趨字走末捺脚。中間方折頓勢。纔及下夕內點之半。實傷過短。

第四葉第五行。身心俱淨句。淨字之末筆。低於爭脚一釐許。

第七葉第二行。被勑二字間。可有紙斷接之痕否。至要至要。

此本共九百二十許字。銘文之末。樂永謝重昏。至此五字止。請再細對鮮于伯幾所題之本。卽是此本否。

如是此本，則此是宋刻宋搨，非唐石也。

陸謹庭所藏陸儼山手跋之本，字少而最精。蔣春臺所收繆文子本，用墨雖有失處，然此二本皆實是唐石真本。

謹庭說吳門繆氏家藏化度凡七百餘字，實不止七百餘前有鮮于困學題籤，困學跋云：信本書始方而長，與隸體近。在諸碑中爲第一，後有十數跋，內有一長跋。

題畫梅册

天瓶齋寫梅十幅，又自書前人句，令人不敢更賦梅花矣。故用書家筆髓拈出之。附系二小詩於後。天瓶書法我無詩，特寫空山雪後枝。恨未添鬚圈瓣處，料量攢押鐵鉤時。

永和寫論付官奴，夢到梁唐舊本無。別有橫斜疎放處，劍南老眼澈冰壺。予有宋拓樂毅論得天品題如此

嘉慶辛未春二月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九。

得天居士臨晉人書，蕭散簡遠，其神韻卻在張長史授顏魯公用筆處。

楊補之書，深於率更法，其寫生亦然。

臨褚河南書，乃借徑於米老。此可悟米老運腕題壁法。昔人踏雪觀雉鶴銘，雖與米老題字同，勒厓側，乃正是米書追仿不到處。

六朝人書。吾獨愛陶貞白。所謂松風之夢故在。

徐壇長品。穎井蘭亭曰。此槩聲也。予則拈出米老旁挂一小快字。足以當之。

得天居士題黃庭。尙存晉人蕭散意。

得天題趙子固所藏落水蘭亭卷後云。古今人相照。正在此圓鏡中。

得天題宋拓秘閣本樂毅論。得味外味。本於劍南集。正在橫斜疏放處。

得天作褚中令書。極有韻勝處。卻是郎官石記本色。

趙文敏蘭亭十三跋攷

世傳所謂蘭亭趙十三跋者。大率皆據涿鹿馮氏快雪堂刻本言之。內河聲如吼一跋。快雪本屏息上脫去。不得二字。何以下脫去解日二字。而馮氏此刻。又未明言其墨迹在何處。是以攷訂家不得所證據也。以上海潘氏所刻本驗之。則增多二跋。又延祐三年。在京師。爲吳靜心子景良所作一跋。而刪節昔人得古刻一跋。凡爲跋十六。是以孫月峯松江碑目云。趙子昂蘭亭十六跋。而上海縣志誤作十八跋耳。又湖州有石本。亦十三跋。少北行內舍二跋。而分頃聞吳中以下五行。別爲一跋。又於前增出一跋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按趙之十三跋。皆在至大三年。此在至元己丑。後之二十年。是年庚戌。子昂年五十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其年

九月五日登舟北上。至十月七日。正得三十二日。北行內舍二跋。是十月七日所書。其前右軍人品甚高一跋。是十月三日書。故其臨蘭亭帖尾云。同日臨此。同日者。同前跋之日。卽十月三日所臨也。今快雪堂帖裝册者。誤以所臨蘭亭在前。而置諸跋於後。則同日臨此四字。不可解矣。試驗鐫字人劉雨若名一行。正在內舍跋之末。則知此爲第十三跋明矣。而湖州本乃於其前。增三衢舟中一跋。不知三衢舟中一跋。在至元己丑。乃鮮于伯幾之跋。非子昂也。其跋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此是伯幾題於長安薛氏所拓五字損本者。卷內有樞字印也。而今湖州刻本改云。此舊所刻者。又以時過安仁鎮。句。移入子昂跋內。不知己丑。是至元二十六年。在至大庚戌之前二十年是時子昂官兵部郎中。在京師。故其明年寄鮮于伯幾詩云。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誤落麈網中。四度京華春。則至元己丑。伯幾在三衢。而子昂不在三衢明矣。此是吳傅朋所藏定武五字損本。卷內有傅朋自跋。并鮮于伯幾跋。後有趙十一跋。并臨蘭亭後又二跋。此所謂十三跋真本也。此卷載於安氏書畫記。其後又有柯敬仲跋。又董文敏跋云。蘭亭十三跋。趙文敏題定武本。兼自臨禊帖也。當無第二本。卽使趙文敏重書跋語。當不若臨本。巨細肥瘦。了無異者。余所見乃有三本。其一上海潘方伯所藏。新都汪太學。以三百千購之。相傳爲真物。及觀此卷。乃知其爲葉公之龍也。諸跋出入鍾元常。出筆圓勁。用墨沈著。雖學禊帖。不規規摹仿形似。一洗習氣。證無上果。口門恨窄。宣

說不盡者。無待後人駢拇枝指矣。此卷經涿鹿馮氏收藏。是乃董香光定爲十三跋之真本。而王弇州法書苑所錄趙跋。亦卽是此本。不得因馮氏快雪堂帖鈎勒上石時。偶脫失不得二字。及解日二字。而遂致疑也。至於上海潘氏所刻一石。在當時孫月峯已不信之。而近日李氏觀妙齋金石攷。所載凡十五跋。與快雪本。上海本。湖州本。互有不同。仍誤以鮮于跋爲趙跋。可見世所傳趙跋之本。支派又繁矣。豈但蘭亭成聚訟哉。所憾涿鹿馮氏上石時。未嘗詳系其原委也。且何以不刻薛拓五字。損本於前。而僅刻趙臨本。致啓後人紛紛疑辨。是則馮氏疎於攷訂之過耳。實則趙十三跋。以快雪堂本爲正也。嘉慶七年。歲在壬戌。暮春之初。爲裴山老友書。方綱。

裴岑碑

漢永和三年。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隸書六行。行十字。牛氏金石圖云。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今移置漢壽亭侯廟。碑高五尺云。

牛真谷云。此碑以篆爲隸。予按此碑。乃是由篆變隸之漸。不可直目爲篆也。內凡口字。皆於方寓圓。是爲原刻真本也。其摹本則直作圓筆耳。

東漢石墨。以永平六年。郭君石門之記爲最古。次則漢畫石刻。內有永建四年。邵善君所題字。再次則此碑最古矣。此皆足與五鳳二年石刻相證者也。

往在館下。與吾友錢坤一、褚左峩題此拓本賦詩。今四十年矣。後與黃小松、桂未谷往復辨訂。今又廿年餘矣。因爲叔未題此。并識於後。壬戌五月望日。

王稚子闕

王稚子闕拓本有二。此其東闕也。故字末腳。史字右半。皆視今拓。多出寸半。以較明末所拓。惟史字末腳少寸許耳。蓋百餘年前拓本也。芝山得此於揚州。攜入都以見示。爲識其概。乾隆五十九年秋九月朔。北平翁方綱。

石蜀石墨未有古於此者。昔王漁洋使蜀。尙能詳記之。今日知者罕矣。乙卯七月四日識。

畫石題字

漢畫石刻。凡二紙。其一下有隸書廿六字云。平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永建是漢順帝。西涼李恂永建無四年則此畫更在其前。其云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蓋平原之循吏沒而邑人故吏爲造堂闕者也。中間又有安吉二字。亦過此者所題。祝其安神之義也。濕陰前志作溧陰。應劭曰。溧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溧它合反。說之。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濕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濕午合反。故溧从濕聲。溧卽溧字。而溧爲正。溧則隸體之變爾。與燥溧之字不同也。是刻尙在武梁祠堂畫象之前。而中間無題記人物之字。從來著錄金石家。皆罕有見。

之者。洪氏隸續云。於朱希真家見二碑。雖有車馬人物之狀。然不可得而強名者。其此之類歟。乾隆壬寅夏六月朔日。北平翁方綱書于石墨書樓。

禮器碑題名殘字

禮器碑。山陽金鄉。及項伯脩字。知者最罕。丁巳秋七月十四日。北平翁方綱。

漢西嶽華山廟碑

長垣商邱詒晉齋所藏。無闕字。禱冊翦本。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冬十二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於商邱陳伯恭學士寓齋。獲觀題記。漢碑惟郿閣頌。有書者姓名耳。是碑察字。猶鐘鼎篆文某官某省之省也。是日又書。

摹山史所藏華山碑。後之二十年。始得見商邱藏本。既喜拙詩爲訂墨緣。且以洪氏原本審核。一字不差。雖漫堂自題云。缺十字。然壽門鈎摹時。尙未精密。其實竟謂是完足無闕之本可矣。山史本多闕。固不必言。卽天一閣本。宋元豐題首一字已泐去。足徵此拓本最在前也。既爲臨唐題數行。并系小詩於後。因復記此方綱。

西嶽華山碑。唐宋題字。小歐陽猶及見之。今則無知者矣。因商邱藏本。有宋題字。故爲臨唐題於此。嘗與吾友錢辛楣詹事。共論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非太。今見四明范氏所藏延熹華嶽碑。額旁唐題三

段皆作大益信范氏此碑。卽豐南禺所藏本。見於鮚埼亭題跋者。雖亦有宋元豐題字。而元字已泐矣。足徵商邨此本更拓在前耳。因爲伯恭臨唐人題字。並附識此方綱。

蘇齋摹長垣商邨詒晉齋本

述聖頌碑石內亦有元豐乙丑。知華州王子文題記。與此題同時也。

王子文題名。

王文孫舊藏本。宋漫堂詩所謂河北金吾老愛此者是也。王文孫名鵬冲。是王覺斯親家。覺斯題關仝寒山行旅圖云。己丑十二月。爲文老親翁。又題燕文貴匡廬清曉圖云。文孫先生世寶。順治六年上已後二日。又題云。己丑八月。席上再觀。據此則老親翁上大字。蓋原蹟紙墨有損。當是文字耳。

王鐸跋。

徐季海以是碑爲蔡中郎書。中郎隸體尙肥。故當與史晨、劉熊、夏承諸帖共論之。竹垞所品尙非其實耳。若但遠引鍾王而不援率更一家。出自三公。亦未爲得路也。試以房彥謙碑。參合范式碑。則此間原委瞭然矣。癸丑冬十二月十日。雪後彘硯書。覃溪翁方綱。

宋漫堂得此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西陂類稿。延熹華嶽廟碑歌。邵青門、馮山公、吳荆公、王孟穀。皆和作。

癸丑冬。始獲見宋商邨所藏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恭伯陳學士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撫拓五日而還之。視廿年前。雙鉤王山史本。形較細瘦。而神逾厚矣。昔桂未谷自曲阜。借得金冬心所鉤摹一本。

卽從此出者。春秋傳傳字訛作傳。予竟誤據以付伯恭錄木。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邪。宋漫堂雖自言闕十字。然此本實與洪氏所釋無異。卽謂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具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爲海內第一本矣。除夕前二日識。

飲石來都叩之。知四明本元字紙破非石泐耳。然則四明本畢竟還他第一也。四明本子已摹爲大軸。附識於此。

四明本。聞錢氏又售於邱氏。甲寅三月朔記。

延熹華嶽碑。世所流傳。烜赫之。三本。予皆摹藏之。四明本僅得雙鉤本耳。長垣本最完。而用墨過重。不無稍掩畫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勻。古色盎然。雖損失較多。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洵名蹟也。安得以此三本。合校而勒之石耶。丙辰七月。方綱記。

四明嘉定揚州標軸整本

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北平翁方綱題記。

昔顧南原撰隸辨。謂宋漫堂藏華嶽碑。卽華陰王山史本。予親見王山史本。與宋漫堂所藏。實是二本。乃知南原說之誤也。今芸臺中丞。得於嘉定錢氏。則卽是全樹山鮎琦亭集所云。四明豐氏之本。非有二本也。乾隆己酉。予有寄題辛楣少詹。得華山碑詩。其明年秋。辛楣攜至京。借留子齋。鈎摹成軸者。亦卽此本。

也。觀者勿以辛楣無跋而疑別一本也。用山史本王孟津韻作。

經師兼及蒐金石。跋尾曾開秘甬東。未翦石間唐宋蹟。誰追窗影廓填中。補摹河北金吾印。想像南禺雪
瓜鴻。廿載紫雲堂下夢。憑闌小語記錢翁。乾隆庚戌仲秋辛楣持此本與予共賞是日晚飯曹受之紫雲書屋也此內無辛楣跋亦猶在四明時無豐跋而宋牧仲本得自河北王長垣嘉慶十五年春三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八亦無長垣跋爾

乾隆庚戌秋八月望後。嘉定錢竹汀持此未裝大幅來都。借留几間旬日。周山茨、陸畧士、羅兩峯同看。至今二十年矣。嘉慶庚午春三月十八日北平翁方綱記。

是秋七月望。因校揚州新刻隸韻。復借至蘇齋諦審明白。並前雙鉤數行。皆無差舛矣。圭字是作上下二層。其中間直畫。正中不相連。而亦不多空。今日重刻本。或有中直相連。又婁氏字原於中太過空者。皆未得其真耳。方綱又書。

蘇齋摹四明嘉定揚州本

案全榭山自言所藏華山廟碑。額旁有唐宋諸題。今以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知榭山之言不妄也。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楮升則題字云云。謹摹於此。以見是碑毀於地震之說。蓋爲可信。第未知榭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中物。今在何所耳。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名嶽之靈。倘爲聚合。以快一觀。稽首稽首。敬志敬志。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望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此本歸四明范氏。今爲嘉定錢辛楣少詹所得。未入辛楣齋之前一夕。張芭堂爲予鈎摹見寄。今予已廓填裝成巨軸矣。十年舊夢。竟得踐言也。

華陰東郭王朱禪册翦本

乾隆甲午冬。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王無異藏本見示。卽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借來齋中。殫十日思力。并諸跋鈎摹裝爲册。此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靈偃。史明。二人者善裝演。於天啓四年重裝。今此摹册。尺寸悉依之也。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八年。攜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於後云。孫少宰有跋。而庚子銷夏記無之。後轉歸歙之何氏。程易疇說何氏號素。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徵君吳江陸蘆墟。自識其臨本云。予得華山碑雙鈎本。於顧南原家。謂從商邛宋尙書摹得。原碑卽華陰王無異家藏本。南原隸辨亦云。予從商邛宋尙書摹得之。卽無異藏本也。方綱旣借竹君鈎摹。此本爲册。亦遂信爲卽商邛藏本矣。今年戊戌五月。曲阜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鈎商邛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所闕之字。此皆有。因更爲鈎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校。別摹其副。以寄陝西。俾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旣而以商邛詩核之。則所謂宋拓僅闕十字者。蓋卽此本也。而顧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卽此本。蓋原石第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

持節祀焉節字末行杜遷石三字遺書佐書字又鄂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陸臨弟三十二本自跋云近得補損之法是商邱之本闕十字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蒲亦云爾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爲疑矣春秋傳傳字陸臨正同而顧

不錄者偶失之耳予既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未得闕十字之本快一對臨爲憾故姑就壽門雙

鉤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璧延平劍合終當有日爾。姜名任修如阜人雍正元年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三原王焯跋在康熙四

年乙巳此在商邱得是碑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存海內者二本則是本並著於世久矣而陳子文金石

遺文錄云華山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趙子函三字當是郭允伯三字之譌已轉昇淮浦張力臣予訊之不獲循

環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州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繼晷臨摹兼錄諸題

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潤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

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卽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

十八年己卯陳子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

乾隆戊戌秋七月九日北平翁方綱識

華山廟碑歌爲竹君學使賦

漢安元嘉與永壽東京碑字皆未磨今人獨於此碑惜謂出中郎重摩望或云會稽攷古誤太史郎那中

郎過元常元嘉卒史字。釋圭信否圖經訛。箭筈門間殿基砌。嘉靖年以麓沙劇。趙函所以慨作跋。跋與洪趙非一科。誰知此跋宛在此。葉葉蠅楷如擘窠。椒花舫深塵不到。未展額篆先吟哦。上溯周禮職方氏。下薦巡狩豐年歌。霸陵新豐地特紀。袁君孫君績駢羅。昭仰瞻仰女汝合。鑿亨字更加切磋。碑以鑿為監亨為亨洪未釋者惟初分隸次仲作。王蕭之志交相訶。建初熹平源測委。韓詩鄭易諺則那。篆與隸分遞所減。初但俯仰無撇波。華山華亭記樊毅。三碑皆系於光和。建寧之前建初後。篆隸斟酌無偏頗。鎔金屈鐵七十字。金精白帝高嵯峨。三峯萬古一元氣。想見於此旋羲娥。精神融結到此本。二百年前已無多。雲駒雲雛二東子。墨莊樓中同手摩。郭髯題曰郭香察。小史遽以凍筆呵。裝潢一藝成故實。方于魯亦矜丸螺。松談閣又翠微閣。山史筆力追隸蝌。孫顧二跋不可見。諸老白髮來婆娑。百年又隨江南客。星虹萬丈藏煙蘿。君今輕裝南返北。一木匣抵千金馱。君精六書勝於郭。尉律不止言虞戈。宜討本原證文字。昌黎所謂如懸河。昔人每用吉金擬。但稽職司不及它。一碑可以談漢隸。婁機字原較若何。甲午正月

蘇齋摹華陰東郭王朱本

劉潤生再觀康熙十四年乙卯。於是上距宛委之歿。廿四年矣。潤生爲宛委作金石史序云。先生與父同齡。忘年友余。又云壬辰初夏。聞先生歿。以乙卯潤生母百齡計之。則宛委歿於順治九年。年將八十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三日。於原心亭校金石史。歸而篝燈書此。

瘦同將之陝西。因畢秋帆中丞修嶽廟。俾予重摹延熹碑。勒之石。系以詩。

二東王郭皆秦人。不聞手摹重勒秦。吳中近來好事者。前姜後陸爭鐫珉。皆云商邱宋氏自闕百闕十誰

比倫。滄浪亭子漫堂詠。翠微園後二十春。既從河北王氏購。王文那羨華下王家珍。或云陸臨宋藏本。完

善宛出瓊樵新。又在十字損者上。幾若三本堂皆陳。諸公所記必一誤。萬事目覩方爲真。陸云欲臨三百

遍。前後巧拙奚斷斷。山川精靈蓋不偶。金天脰蠻崇明禋。中丞好古重市石。舍人倘亦杜郭隣。兼旬催我

始落筆。霽景正值澄秋。窗光墨縷引一髮。倏忽倒薤垂千鈞。初如攀鎖上龍背。步步追躡疑有神。又若

通天箭。箭口嶽蓮雲斷橫闕津。孰云方整卽奇古。要信妥帖方嶙峋。向來中郎認髮髯。徒與洪婁追後塵。

我臨此本甫一再。但覺元氣來渾淪。他時足躡五千仞。肅拜祠下重逡巡。歸來巾箱磨片石。兒孫雖遠氣

脉親。世間眞復有二本。興雲觸石孰主賓。未知山靈許我否。因君致問王井濱。

曲阜桂未谷。以顏氏所藏華嶽碑雙鉤本見示。卽顧南原所謂商邱宋氏完好本也。爰爲補摹賦此。

華陰商邱各藏一。一闕百五一闕十。曩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矜舊所習。惜兩石本不並。此出鉤摹太

拙澀。按圖旣喜字無假。寄陝況值碑重立。往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邱所什襲。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爲追

還元氣急。方員奇正文質兼。果若斯言焉得及。舊云中郎非貌取。我昨石經粗綆汲。史晨夏承約略間。次

仲籀斯相出入。可憐今代顧文學。撐拒洪婁頗岌岌。買璞周人腊豈知。無權子莫中焉執。端從全拓論氣

體何止二京量等級。洪家急就已變古。訓纂凡將要收拾。商邱雖說字抵珠。深意誰續前賢集。我得見與顧陸同。石本又先膏馥。真窗光響揚動積句。河北關西盡吾笈。日明如水墨如珠。歛是蓮峯雲氣溼。雙鉤更不費神描。篆縷空煙自呼吸。商邱陳伯恭編修。刻予所摹漢延熹華嶽碑。賦此代跋。陳子刻此蓋有由。前後嗜古皆商邱。商邱三本不可見。手追目想二十秋。華陰所藏或疑是。異哉我忽瞻雙鉤。冬心先生大滌住。金壽門所摹何以得見梁園收。安知非出鼠腊假。奇在二本鍼石投。一百五處玉壘合。儼八萬戶凹丸修。華陰本闕月微胸。前脇後尾纖纖留。尚煩前人屢驚怪。欲於漢隸於最優。商邱本拓想更早。波法必極豐而逾。漢隸於斯特小變。逾其剛勁豐其柔。中郎蹟自石經外。劉熊最著不可求。夏承州輔幾摹勒。吾於夏石窮冥搜。頗信中郎法不遠。無若此刻神相謀。書評豈必黨徐浩。圖經要異題鍾繇。故從兩本證一是。瘦肥增減得巧偷。恭以七經尚書法。雁行苗裔風悠悠。碑後作圖寸縮尺。近刻欲傲褚與牛。昨者中丞嶽祠尊。紙本摹寄煩置郵。私心終擬自市石。喬嶽精靈非易酬。陳子浩蕩生感激。手磨萬墨工未鳩。萬墨伯恭齋名盡刻前賢跋贊詠。十日據案精校讐。未知西陂鑿賞日。賓明之樂有此不。西陂一本尙在世。深夜光氣騰蛟蚪。必驚隣家聒村巷。陳子力購寧肯休。爾時再借華陰本。對案寶鼎歛雲浮。然後殘我市石願。陝本陳本鼎足儔。金精元氣射東海。蓮池下視沫一瀉。更窮石泥銀牒紀。鈎梯字勒神所遊。莫輕界文續隸續。神之式之同咨疇。松風吹沸墨花舞。寒具不怕桓元油。己亥正月三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此拓本校洪氏隸釋。少九十七字。則宋末所拓。抑明初所拓。皆未可知。今人獨貴之者。石久亡而拓本無二也。昔都南濠。援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趙之函云。郭香乃蒞中郎。嘗邪。今雖不能定爲果中郎書。然顧亭林、朱竹垞。皆謂律歷志郭香卽此人。攷郭香之名。見於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冕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冕相難問者。卽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邕集中所謂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邕隸勢所謂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乎。卽以二三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不可盡信。然必非無因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豐同豐。又與此碑合矣。惟以玉爲玉。玉欣救思。六二切。玉工也。今以通玉。則未知何出。然載攷高直闕。楊著碑。楊統碑。陰。皆然是。玉玉通用。漢人類如此矣。至於碑額。廟字。角作冫。則諸體所無。不敢妄爲之說也。竹垞云。兼諸碑之長。爲漢隸第一。愚謂兼諸碑之長。則然矣。至若禮器百石卒史二碑之渾古蒼朴。更無復楷隸之蹤。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觀前後變割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最易見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最至者也。婁彥發字源。摹勢頗有誤。顧南原隸辨。多正之。南原摹自宋漫堂家雙鉤本。漫堂雙鉤。則出自此本。吾友朱竹君學使。得自江南。歸而示予。遂借於齋中。殫十日思力。雙鉤此本。未知去漫堂本若何。顧以前人往復鑒賞。

之物。方綱後生未學。得十日與俱足矣。并臨其跋語數條。裝冊而書於後。乾隆三十有九年。歲在甲午。十月十九日。

碑石有紋如碁局。後有唐人題名。今皆不可攷矣。趙子函跋。謂嘉靖中。縣令修嶽廟。碎爲砌石。顧亭林謂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毀。二說不同。然使果毀於地震。亦必尙有片石存者。恐趙說是也。此拓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靈偃史明二人。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於康熙八年攜此帖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於後。戒子孫不得輕乞人題跋。又云。孫顧王三跋。別爲冊。顧跋見金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銷夏記無之。此後轉入江南。宋漫堂中丞曾就此雙鉤。而此本歸歙之何氏。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贈朱竹君學使。學使援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袁安傳。以證其事。又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虛杓畢馮是也。二曰古通字。壺脩假趾亨摩大共女是也。三曰與小篆合。侯殷興秦。盞登風。巖起精銘。曰奮州。惟恭尉陰隘。會是也。四曰變篆。而意則存。審其年農剝巖荒。梁雍展斂。番是也。五曰變篆作俗書之俑。周禮之通氣。歲夏承召時。豐前亡西深。垂于棠舞。漢兼章馨吉。無明京陵。得掾德勅。穎是也。六曰篆變而楷。不從施是。虞原峻。翔致是也。竹君自跋云。爾而闕字從夕。則併寓三五盈闕之

義不特門觀而已。顧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岐字引玉篇。又爲古文。然玉篇初無此文。而婁彥發原本。此字尙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正之。若陵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及。蓋字勢之變。非一端而已也。竹君得此本之明年。借留子寶蘇室。旬日來晝夜耽玩。若亦與予有深契者。他日倘力能市石。更遇好手。庶得重勒片石。傳之翰墨精靈。名嶽神祇。其聞斯言。已是日又書。

借華山廟碑鉤臨畢。見其前有王孟津書所作詩。凡六首。愛而并臨之。遂和韻。

增減何論篆大小。款銘底問漢西東。併將行楷橫斜勢。都入方員平直中。仰止高山驚一翮。後來大海等

羣鴻。張遷碑肯僅流麗。欲問小長蘆釣翁。朱竹垞跋。謂此碑兼漢諸碑之長。而獨以流麗推張遷碑。古文慧本不從山。東亥平量漫等

閒。古變今仍今合古。古今文字一機關。三峯石臼逕俱迷。二月江南草又萋。誰續一編洪相國。抵他六

紙庚安西。諸老何須華下歸。案頭歛有嶽雲飛。小窗明月梅花夢。一夜松聲來拂衣。椒花觴子香氤

氳。古鼎照人非墨痕。我謀款識徧鉛槧。辭尙功湖揚子雲。玉煙一片割嶽峯。安得良工肖苦心。比似禹

碑青赤字。不愁綠樹嘯猿深。十九日書於寶蘇室。方綱。

漢石經尙書論語殘碑

隸釋云。石經尙書殘碑。較孔安國尙書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方綱案。此所謂

多少幾字者。僅指洪氏所得見者言之。今若以孔本度其全碑之字。合存與闕計之。尙書盤庚篇之五行。

第一行七十一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九字。第四行七十六字。論語爲政篇之八行。第一行連空格凡七十六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三字。第四行七十五字。第五行七十四字。第六行七十二字。第七行七十一字。堯曰篇之四行。第一行七十四字。第二行七十九字。第三行七十四字。其各末一行。則難計也。蓋隸釋廣川書跋。皆言碑高一丈。廣四尺。以漢尺度之。每字高廣一寸。以諸書所記碑石之數。核之諸經字數。則所謂表裏隸書者。當得其實。其每行之數不同者。則或經文有增損。較今板本不同者。不可以臆知矣。

宋乾道中。洪适以所得尙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吾邱衍云。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竊以蓬萊閣石刻。不見于諸家著錄。隸釋所載。則尙書五百四十七字。魯詩百七十三字。儀禮四十五字。公羊三百七十五字。論語九百七十一字。其爲八石。或牽連接續鐫之。或每段別自起訖。皆未可知。今堯曰篇文。自起一行。前無鄰接之字。而尙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曰篇冠字。然字尙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尙有全字。而洪皆云闕。則或疑其未必是蓬萊閣重刻本也。然洪所云闕者。如禮器碑更字。國字之類。今拓本尙有可辨。則或當日偶未細檢者。尙不止此碑。而重摹漢石經者。復有成都胡元質刻本。越州石氏重刻本。靖江王府重刻本。顧炎武謂見於鄒平張氏。京師孫氏家者。尙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似乎所見卽是此本。特字

數未之核爾。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則直以爲蔡邕原本。謂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搨也。然黃伯思見尙書二百三十六字。董道見論語第一至第十四一石。二百七十八字。十八至二十一石。三百五十七字。二書所舉。與今本異者。蓋卽洪所見之本。而孫氏藏本。裝入硯山齋祕笈者。後爲華亭王鴻緒所得。長洲何焯。猶及見之。何云。是越州石氏模本。然亦不言所以定爲石氏本之據。要之孫氏所得。卽此拓本之字。則灼然無疑者也。乾隆四十二年。秋八月廿六日。北平翁方綱跋。

洪氏又云。諸經字體各不同。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若然。則洪氏之論。固謂瘦勝於肥矣。今以此拓本證之。良然。廿七日晨起書。

蔡邕諸人書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目曰鴻都石經者。非也。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

近日吳中顧藹吉。著隸辨。謂曾摹北海孫氏藏本。然所錄字近百。名頗與此不合。蓋顧氏但據洪、婁二書爲之耳。非真見石本也。

今年四月。陳吉士崇本。以所得漢石經殘字來。凡六十七字。尙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皆具。字逕漢尺二寸外。波勢亦迥。旣手摹之矣。然心疑中郎石經字。不應如此之大。今見此本。迺爲釋然。毋論孝于之子。

及度下無哉字。與洪董合也。今日客或有以小字疑者。不知趙明誠已言。蔡中郎小字八分矣。且若使字至二寸外。則六經文字。將至數百碑。十丈之堂。所不能容矣。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九月一日。方綱。吾鄉孫退谷。研山齋所藏漢石經殘字。今在松江王周謨侍御處。門人吳樵堂進士。以楷書寫寄。比予所摹黃秋盦藏本。多凶德綏績四字。又見白蒲姜退畊。摹刻北海孫氏本。止多德字右半而已。何義門云。孫退谷所藏漢石經。是越州石氏模本。愚案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又案越州石氏刻帖之目。見於寶刻叢編。漢石經在焉。其摹刻歲月。雖不可考。大約與洪氏蓬萊之刻。其時當不相遠。又適皆在越州。則恐卽是洪氏之本耳。北平翁方綱。

漢武梁祠畫象

伏戲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案王業字。是工非王。不待考辦而後知也。卽石鼓遼車。旣王之王字。亦是如此。北平翁方綱。方綱案。易正義曰。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今觀武梁祠畫。自黃帝以前。伏戲祝誦。神農衣皆短小。可徵經義矣。

又案此畫卦。伏羲氏手持曲尺。蓋以矩象畫卦也。故於初造工業。首以畫卦言之。昔得吳門陸氏摹本。與張石公舍人頊。同觀。不公云。曲尺矩也。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也。曲尺中間小尺。

弦也。方圓皆有弦。邪逕相通之率也。圓爲句。方爲股。矩廣長也。小尺邪逕爲弦。其象爲△。因而圓之。逕一而周三。所謂句廣三也。又所謂環矩以爲圓也。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天句也。兩地股也。句股正歷。舍矩不能從事也。

祝誦氏無所造爲。未有耆欲。口罰未施。

方綱案。耆卽嗜字。此何待辨。且洪氏所錄。乃作者字。並不作者字。諸君蓋未見隸釋善本耳。又案沮誦乃黃帝史。當在人臣之列。不應與羲農並也。通鑑前編云。祝融氏又曰祝誦氏。是時天下治和。萬物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是也。顧氏隸辨。誦字收入一東韻。融字下。正與此合矣。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方綱案。易。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注。古者耜一金。疏謂耒頭金。金廣五寸。鄭云。耜一金。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腳耜。今猶然也。據此。則此圖中田器端分兩股者。似非古制矣。然說文。耒。兩刃耒也。從木。象形。宋魏曰。耒也。互瓜切。相。耒也。詳里切。或作耒。臣鉉等曰。今俗作耜。據此。耒。相。耒。皆一物也。合以證之。初耒嘗必以一金爲古制。而說文所解小篆。非興於漢。以其耒從木。象形。耒者。耒乃分別之勢。則耒端之兩分。蓋亦非必起於後世矣。正可援說文此條。以詰周易斲木之義者也。

黃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制衣裳。立宮宅。

方綱案通鑑黃帝用甲兵制陳法以師兵爲營衛於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此段所言造兵井田云云者卽其事也。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方綱案顧南原云勳諸碑从畷省爲重此復變重爲童今所行重刊字原摹本失之。

帝舜名重華耕於歷山外養三年。

洪氏隸釋止有帝舜名重華五字蓋拓本偶闕非原泐也翁方綱。

夏禹長於地理脉泉知陰隨時設防退爲肉刑。

方綱案此退字實非退字洪氏初不誤也以今所見拓本驗之退字無疑。

方綱案禮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也漢書輿服志曰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此條並可與鄭司農釋周官禮之義相參證也。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乎來方後世凱式□□幟綱。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靈來方。後世凱式。□□無綱。此條方綱審定。改正釋文如此。來方者。卽將來之義。猶言方來。又言方將也。

讒言三至。慈母投杼。此一榜。在象之下方橫書。洪氏所遺。方綱補錄。

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棰。子騫後母弟。子騫父。

張石公曰。輶應在車下。二馬駕之。輶在二馬間也。今畫輶在一馬旁非也。方綱案陳祥道禮書曰。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庾蔚曰。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此圖漢時所畫。恐未必盡合於周制也。若蓋程達常之式。則已略具矣。

方綱按偏卽偏字。

方綱按第一跋。小印模糊。下有鑒字。未考其爲何人。然以模作禾旁誤也。往者高郵王石隴孫說此字。凡數條。今日在沅州使院。予門人南城王寶齋聘亦爲此字。覩縷援引。甚爲博洽。然予以爲此漢世胥史之書。偶有通變。不足異爾。

方綱於丁酉秋。聞秋盦說。揚州汪君雪礪家藏是冊。至己亥冬。謀諸羅兩峯。江秋史欲借觀而不得。至癸卯春。秋盦借吳門陸氏摹本寄予。予因手摹一本。并詳記其畫像。甲辰春。又得江君所寄。油素影摹本。而秋盦復摹其隸書。來屬予題識。因合三本。參互考證。著於予所撰兩漢金石記卷內。至丙午秋。秋盦於嘉

祥縣紫雲山。竟全訪得武氏祠闕畫像。題字甚多。則洪氏所載於隸續者。一旦具得其石。且補出洪氏所未見者。前後凡數十字。於是秋盦與予二人。十年以來。心營目想之狀。皆豁然得識其真矣。今汪氏竟以此冊歸於秋盦。是天所以報其剔石之勤。實古今著錄家。鑒賞家。所未有之大快也。今秋盦寄此冊來。屬題。而方綱之與此冊。亦倍有神交氣合之夙緣。既系以小詩。復書此以識之。區區石墨名樓。真與秋盦共結小蓬萊之約矣。

朱竹垞跋。引史繩祖說。按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嘗受業於魏了翁。官至直煥章閣。主管成都玉局觀。其大父武陽君。精篆隸。嘗撰隸格一編。以補鄱陽洪氏之書。其所藏武梁祠石像本。自完好如新。隸法可爲楷式。有其乾道丁亥自跋。又南宋衛博。號定奄。官樞密院編修。跋武氏石室畫像云。此本文字奇古。少譌缺。尤可珍愛。乾道丁亥夏。客有持示建康尹云。卽張如瑩尙書家所藏本也。定奄又云。聞之喻子才郎。中南渡後四十年。纔得見之。蓋在宋時。此拓本之難得已如此。今見此冊紙墨之古。豈卽衛氏所云張尙書本者耶。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冬十月二日。北平翁方綱。

漢王稚子二闕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卷。皆各爲之圖。一圖其闕式。一圖其畫象也。又其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

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愚按此六字。卽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卽靈字之譌耳。又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卅五年丙子。在黃子羽爲新都令。倩工拓碑後之五十三年。而其時不但雙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師子之形。及逐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更可知也。然此拓本漫漶太甚。蓋出於工人之鹵莽。若州字中直之歧出。河字下點。令字上半。皆屬描失。且其上數層之文。皆置之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譌靈爲置。則其石泐已久。又可知也。前人門人陳和軒觀察入蜀。以拓本見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闕後陰之二半行耳。然其拓法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此冊雙闕具存。尤可貴也。予既重感秋齋所獲之不偶。因爲遍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于後。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稱王稚子。葬于郫縣。卽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旁。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勢參峨岷。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于下風。以幸教髮髯。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遑如此。予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筭。漢石室石柱石闕。凡物五。若犀筭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尹莆陽蔡公。爲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顧陸。并以告來者。

右王稚子闕之陰。予所見殘拓本。僅存前二行廿三字。今據蜀都碎事。補臨全文於此。此文宋劉涇字巨濟所作。凡楷書十一行。行廿三字。

宛邱李昇符。季士宏。鄒詹。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戴。岷山張剛。汴西馬中行。同迓大尹清源。□□。

此在闕上之第三層。周遭行楷橫書。今石已不存。

唐安張察先至。紹興八年秋八。□伯彊。□漢同來。

此二段在闕上之第四層。今石已不存。一段直書。一段八分橫書。建安吳棫。□赴鎮。明年二月。□皆謁漢循吏王。□城東乘同之激。□。

右一段在闕上第五層之西面。直下行書。今石已不存。

若犀筍與柱。□也。於是新都。□大尹。莆陽。□□。

右一段在第五層之北面。直下行楷書。今石已不存。

以上凡五段。皆後人題字。今並未見拓本。據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補錄于此。乾隆五十年。歲在乙巳。冬十月有五日。北平翁方綱。

漢魏君碑

右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凡存四百九十五字。以校洪氏隸釋所錄者。少其二十五字。多其七字。秦下逝字。翰奚之下。醫類二字。百典下察字。三方失下來字。二書下之字。番尋下軌字。凡七字。皆洪氏所無也。碑內僊卽遷字。蘇字卽穆字。其作𠄎者。隸釋板本。誤以𠄎爲皇也。券勞也。鄭康成曰。券今倦字。漢碑皆以券爲倦。旣是倦之本字。何煩訓解。婁氏字原乃云。券蓋倦字。他碑所未用者。又以置於契券券字之下。蓋誤以从力者爲从刀也。

洪氏碑式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然則洪不言陰。是題名卽在正面。非碑陰也。今拓本略可見者。十三人。又其微露一二筆。如系旁之類。洪所未及耳。周龍幼興下一齊字。當亦別是一人。

是碑樸質蒼勁。微似張遷碑。而加之流逸。又間出以參差錯落之致。漢隸能品也。後題四行。竟類韓勅禮器碑。而又有下開唐隸處。覃溪方綱。

此泰安趙氏所舊藏。世無二本也。方綱又記。

張石公舍人跋。又補釋三處。春秋六十。確是六字。予已據此補入釋文內矣。至於究是台輔。確是是字。舍人誤看作分耳。若周嘉彥英下。其紙直連樂浪太守。樂浪太守劇騰元才下。其紙直連□□薄令。劇皇修正。以此標本未剪斷。而益知洪氏之是也。蓋洪氏固云題名四行。行四人也。今自周嘉彥英下。至樂浪太

守恰於中隔三人。再自元才下至薄令，亦恰隔三人。而其紙適皆接連。於是知洪氏隸釋所書題名皆是案原石橫列書之。先其上列而後及其次列也。近日著錄金石諸家，往往忽而依橫書爲序，迄未有以訂正而畫一之者。今得此條，始知洪氏所錄皆依橫列爲序。自今可據以爲著錄之定式，而非舍人之言亦莫吾發也。因併附識于後。方綱。

漢靈臺碑

右成陽靈臺碑重刻本。字逕寸許，與倉頡廟碑字形大小相近。彼參差無格，而此皆畫一。但重刻本或未具界紋耳。此標冊雖逐行翦截，然其中如軋卍之象二行，紙仍相連。兩時降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咸歌頌聲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則標工雖巧，終莫能泯其重刻之迹也。其與洪本異者，連白表奏，白洪作自。當是洪刻之譌。立闕通天，立洪作上。則二字皆可通。存以俟考可也。下應下，洪闕五字。今諦審其第二字，是刑字。卽形也。服之延壽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哀平二字。而此平字之下半微譌耳。崇如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不積二字。此三處並足以補訂隸釋者也。崇如之如，與前感赤龍交，如生堯句之如字，皆卽而字。古而如通用也。又洪氏所未釋者，拒卽矩字。婁氏字源於語韻別出拒字非也。莫不被德。洪本作被然。是碑被字皆書爲彼。則此未必是被字。今審此拓本，左與木旁相近，右與包字相近。恐是抱字。此亦當存考者也。至於案經考典案字，此拓本下半作某。上受苻命上字。此拓本作其。則皆翻本之誤也。其最誤者。

則銘內云。歷紀盈千。盈卽盈字。洪婁二書所同。盈千云者。統以千計之詞。今見此拓本。乃作四千。案通鑑。帝堯一百載。癸未歲。至後漢靈帝建寧五年壬子歲。凡二千四百三十年。何以云四千也。蓋因拓本剝泐。盈字上半已失。遂止據其下半皿字。形近四字。而致譌耳。然就此一字驗之。則此刻字形大小。已有改動。吾不能信其他字之亦有改作否矣。末一行年月之年字。垂筆下逾二格。漢隸惟見五鳳二年石刻。暨宛令益州刺史李君碑。與此而三矣。益漢隸中。每有此體。婁氏字原已言之也。裔字則此拓本獨與洪婁所錄不同。此本雖是重刻。自有的據。況筆法渾勁。必非譌作也。然其中亦恐原石旣泐。泐痕與筆勢。界在銖乘。未可以膠柱鼓瑟者。愚是以第就其與洪婁所錄。暨洪氏滂喜一章。足相證者。摹存於篋。以資考核。而其餘諸字。如圖之爲圖。神之加點。雖出洪婁所錄。而亦未敢處處援以傳會。恐涉於近日顧南原之所爲也。乾隆乙巳秋七月廿四日。北平翁方綱識。

崇如不頹。頹與涯爲韻。此頹字。亦秋史所釋也。堯廟碑又曰。高如不危。滿如不溢。與此句可以互證也。可舞八口。以奏大章。八下當是詠字。蓋亦葛天氏八闕之類歟。方綱。

漢譙君碑

右小黃門譙敏碑。并額重刻本。雖字畫失真。紙墨尙舊。洪氏所闕二字。今諦審之。優遊下似是氏字。恐借爲邸也。喪亡上似是乃字。末云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癸卯造。隸釋作廿八日。今驗此拓本。是十字。是年

七月丙戌朔。則癸卯是十八日無疑。當據此以正隸釋之誤也。覃谿方綱。

漢朱伯靈殘碑

右漢故幽州刺史朱龜殘碑。并額。計中間空闕處。與洪氏隸釋正同。而尙軼去大半。是重刻本之僅存者。字畫之古勁。非宋以後人所能摹勒。當卽作中平原刻觀矣。秋盦以所得成陽靈臺碑。小黃門譙敏碑。暨是碑三種。屬爲跋尾。三碑之中。是碑最爲精妙。以洪所云闕者考之。邁種下似是書字。解黨上一字。左系旁。右似疋。以愚意度之。原本是疏字。蓋左上正上了微近系首。拓本模糊致譌耳。爾乃之乃。下半是口。蓋原拓不甚分明。鑒賞家幸勿作平頂觀也。

隸圖云。朱龜碑。篆額二行。有穿文十七行。行卅三字。有碁局紋。今惟見界文。餘不可考矣。然歐陽公云。于時幽州州下滅一字。以君爲御史中丞。其後磨滅。小歐陽又云。龜廣陵人。蓋歐陽所得。是極殘損之本。故致于時益州。益譌爲幽。而廣陵太守之孫。譌爲廣陵人也。今見此殘拓。抑又何滅。昔人所得耶。

是碑書勢多變。方爲圓。在漢隸中。爲最近篆者。宜六朝變楷之後。以永興嗣山陰也。觀漢隸當合前後原流觀之。乙巳秋七月廿三日。跋此四條。方綱。

隸邁邐皆不確。觀者勿信也。此祖石在歐、趙、洪之前也。方綱又書。

邁種下是書惠二字。惠字江秋史所釋。的確不易。卽此二字。尙於重刻之本辨出。則其祖石本。在洪氏所

得一本之前。何待言哉。方綱。

漢子游殘碑

嘉慶三年四月廿五日。安陽令趙希璜。得此石於縣北四十里之豐樂鎮西門豹祠內。土人埋於地中。灰沙蒙翳。其友偃師武君及徐柴二君。爲助力洗剔。乃稍可辨如此。趙君自爲之記。翁方綱。

增安陽新出四漢碑歌

安陽城北神祠廡。漢四殘碑齊出土。其一分爲左右二。何減昔說任城五。漢碑最著究與濟。褒斜石門太修阻。安陽近在河豫間。何人當穴爲楹礎。柱折垣頽又幾年。奇光鬱鬱今纔覩。子游一碑歲永初。一元孫一執祖。其一大字最遒逸。力似孔宙神飛舞。一云辛酉三月日。建元光和歲誰譜。略云業在春秋學。著錄百人傳訓詁。得非嚴顏弟子行。潁川鄆陵派齊魯。銘文闕泐作者誰。永建人書有誰語。徘徊三歎世遼遠。鸞鳳一翎珍鑲羽。劉寬四石渺難得。楊震四碑賸奚取。前年黃子與何君。杏壇二刻重扶樹。近來我輩金石癖。果邀造物精靈聚。十年不得趙生出。三段記摹歐帖貯。行春拜謁西門君。好風來拂蘇齋塵。徐柴二子力勤滌。武君三禮功同剖。虛谷方著三禮義證增之三傳證六書。寸許八分雄萬古。釋文豈但續洪婁。作詩寄趙兼誦武。墨卿使節過安陽。定拓百本充囊褚。擘窠題作四碑齋。嘉慶三年歲戊午。乾隆癸丑三月。先子得孔君碣於孔林牆外。親爲洗滌。移置廟內。小松司馬爲繪滌碑圖。徵同人題詠。

記事詩中所云蓋指此也。方穀。

漢禮器碑陰題名

此在禮器碑陰末行。陳國苦虞崇伯宗之外邊。拓者多遺失之。七人者。序銘一人書。韓明府銜一人書。故涿郡太守以下一人書。碑陰名一人書。增入諸名一人書。左右側各一人書也。顧南原謂碑字參錯不齊。有後人附增者。王翦林又謂其字體數變。皆未知碑陰有此七人所作之文耳。吾齋有此舊拓本。東卿爲摹石傳之。有功於金石匪淺也。嘉慶癸酉春二月望。北平翁方綱時年八十一。漢隸書人名。曜奴等七人最古矣。此外朱登衡方碑。仇靖西狹頌。仇紳鄰閣碑。孫興張遷碑。皆具本碑。若石經蔡邕等。雖著聞而未詳。鍾繇百石卒史碑。蔡邕夏承碑。皆後人所題耳。惜師宜官之耿球碑無傳也。方綱又識。

魏范式碑

是碑洪氏已多闕文。隸續所列碑式無之。其行次位置不可考矣。今以此舊拓本驗之。每行存二十二三字。下半剝泐。是通計二十許行也。又有洪所未錄數字。尙存髣髴。今亦不敢遽以補釋矣。此本泰安趙閣老家舊藏。後歸歷城郭氏。今歸錢塘黃秋盦。爲海內希有之蹟矣。先是戊戌夏。膠州崔君墨雲。得是碑額於濟寧龍門坊水口石下。魚臺令莫君拓其文遺予。邀心畚魚門同觀賦詩。至今五年。果得見此舊拓本。信乎文字之緣。精靈感召。非偶然也。是碑舊說多誤。糾李嗣真書品之文。予別有辨詳于後。癸卯臘月十

九日北平翁方綱

今年夏。曲阜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翦禿。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真乃定爲蔡書。無論立碑年歲不合。卽筆法亦大相遠矣。未谷精于分隸。所鑒當不差。得是札後。寤寐以之。其秋九月。得黃小松自濟寧所寓書。乃知是碑爲小松所得。將託孔戶部荏谷使人之便。寄來京師。俾予與同人題之。至其冬十二月。是碑寄至。予旣爲響搦一本。又爲補未谷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所釋誤字一。忠諫洪氏潛心坐臥其下三日。而知未谷之鑒弗確也。蔡中郎卒於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青龍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傳會蔡書者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若此。況李嗣真在唐初。負蕤苑重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德父金石錄。始糾嗣真之誤。而洪文惠隸釋。婁彥發漢隸字源。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家。無不以此爲口實。于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爲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真之謬妄。爲千人共指者矣。予乃取李嗣真書後品之文讀之。而知李嗣真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毋邛與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銜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毋邛與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知矣。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所書石經之一體言之。所

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之結體。公私巨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芝英體。亦或以爲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旣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則莫若范巨卿碑耳。此言本極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卽指爲率更之書。魯公之書乎。至於石經。本非中郎一手所書。今日石經拓本。又已百不存一。何得以是碑。與石經比校耶。況卽使同出一手。而應詔莊敬之體。與平日隨手之變。亦自不同。予嘗辦西嶽華山。夏承劉熊諸碑。昔人以爲蔡中郎書者。其言皆非無據。洪氏云。書家名氏。非出于本碑者。概不足信。此語以評唐宋以後之碑。則可。若漢碑。則皆無書人名氏。安得有出於本碑者哉。如小歐陽。於漢碑每條下。皆係一語云。右無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淳朴。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爲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真見學蔡之書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原流劃然可尋。而蔡書之勢。亦因此可得其圭臬。後來歐陽率更書法之祕。筆筆皆從此碑得之。此非深求漢唐接續之脈者。未易語也。予嘗竊謂漢碑。自以韓叔節禮器碑爲冠。若蔡中郎最有名於時。其實在漢隸中。非其至者。然此事探原會委。兩漢之書。至中郎而發揮始爲盡致。是以後之稱述者。尤爲烜赫。而唐人楷隸之祖。實以是爲俎豆不祧之壇墀焉。蓋嘗論書有形質。有性情。若禮器諸碑。則形質性情。合同渾化。學者莫尋其端倪。是以但得其形質。而忘其性情。是非學人之拙。正亦以其境地之太高也。惟至於此碑。則形質

皆呈露爲性情。在唐初既見稱於李嗣真。則唐賢諸家。當必人人服習。且中郎爲漢隸之大宗。書家之正路。幸賴唐賢編論。必有師承。千百年之後。猶得借此一碑。爲之津逮。其於書學。或尙稍有補乎。今必謂指爲中郎書者。無所考據。而彼其駁之疑之者。抑又何嘗有所考據。不過一倡百和。喜於翻前人語。必欲使漢隸中。不許有中郎一撇一拂而後已。中郎何辜而致此耶。自今宜懸李嗣真書後品之語。以爲范巨卿碑之定評。而予之得見此舊拓本。因於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捩。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北平翁方綱。

張石公跋。謂嘖非蹟。然已。但訓爲至則非也。易繫辭蹟字。九家作册。京作嘖。嘖訓情也。虞翻曰。嘖謂初也。揚雄太元。化在嘖也。范注。陽氣潛地下。故云化在嘖。據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亦不當引說文也。廿日方綱識。

是碑標册之首。有都省書畫之印。案是印爲元內府鑒藏所用。則是本爲宋拓無疑矣。特字有殘失者。所以更少於洪氏之本耳。甲辰二月二日。覃谿方綱識。

北齊造銅雀臺石臺門銘

北齊天保七年。修廣三臺宮殿。至九年竣。故此刻云。八年九年也。後三行人名。猶存古刻。先上列後下列之式。亦考證者所宜知也。北平翁方綱識。

附詩

高家丁丑到戊寅。銅雀臺造石壘門。千二百年片石出。扶苔弔古漳河濱。安陽趙令王學使。後先拓共蘇齋論。此臺雖是建安造。應劉七子無雄文。芻邪孫兒窳銘字。馬子石室謠誰聞。此銘乃計百代後。軍主幢主名猶存。爾時石書用石墨。兼隸楷仍隸分。鑄鑿凹凸古所笑。遺刻那漸隋與陳。文深仲瑤覓不得。我方日辨歐虞真。大河迢迢水花綠。爲我柱銘洗薛純。天保八年丁丑卽率更生之年。其九年戊寅卽永興生之年也。愚在中州金石所飢渴以貯者薛書砥柱銘也。

蘇齋選碑說

昔竇尙輦。謂有唐一代。未嘗見右軍正書。故評唐碑者。當以仰承晉法爲圭臬焉。

率更書化度寺碑。

真本惟范氏書樓殘石。星鳳希邁。宋初翻本近千字者。已失其真矣。

永興書孔子廟堂碑。今已得見唐石真本矣。詳具讀書冊內。

真本不可見。世所行者。陝本圓腴。城武本清勁。以二本參酌。庶幾近之。

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北宋拓者極肥厚。

以上三種實右軍嫡乳晉法之存於今者爾。

褚河南孟法師碑。

真本亦不可得矣。其翻本有近虞者。有近歐者。二本皆不真。真本現在吳門。爲海內第一妙墨。

張長史郎官石記。

董刻戲鴻堂一本。最失真。吳門翻刻一本。亦未到。此非見真本不可。真本聞在山左人家。未得見之。

率更小字千文。

世無二本。豐道生云。二王可學。此帖不易幾也。直可配化度寺碑矣。宋拓真本。聞藏平望鎮汪氏。

率更虞恭公碑。此與郎官記皆另有詳說。見下冊。丁卯十二月補記。

每行過廿二字者。是舊本。

率更皇甫君碑。

學歐必從此入手。

永興破邪論序。

越州石氏刻本。尙可看。

河南度人經。

河南陰符經

文氏停雲館所勒皆石氏本也。從此問津黃庭東方象贊。卽山陰矩在茲矣。

樂毅論海字本。樂毅論今已得古本。別撰考二卷。丁卯十二月記。

停雲本竟失之。至於□□刻本。則不可用也。此惟復齋碑錄詳之。最關考證。

薛少保書昇仙太子碑陰。并碑前年月。

其陰下半是鍾紹京書。非薛書矣。

唐初歐、虞、褚、薛四家并稱。而薛書世無知者。惟此昇仙碑陰。是其手迹。薛曜書遠遜之。薛稷字嗣通。時

與薛曜稱二薛。

此碑在河南偃師縣。其正面武后書。不足道耳。

唐元宗御書泰山銘。後年月一行。

此唐人大書最佳者。中宗滎陽手勅。遠遜此矣。

尙有薛純陀大書砥柱銘。及顏魯公離堆記。屢經訪搨。至今尙未得見。附識於此。

此以上皆唐正書上乘。

褚河南倪寬贊。

韓存良所藏真本不可見。今惟鬱岡齋刻本。

孔祭酒碑。

不知何人書。極似虞永興。或卽謂永興書非也。

褚河南伊闕佛龕碑。

碑在龍門磨崖大字。此唐楷中之隸法也。

柳諫議李西平碑。

此柳書第一。能得未鑿以前之舊本。更妙。

李北海端州石室記。

此北海書第一。亦唐楷中之隸法。

陳諫南海神廟碑。

此碑亞於虞、褚。

顏魯公宋廣平碑側。

此側字冲和淡遠。是顏書最高之作。

宋廣平碑。

茅山李元靖先生碑。

殷君夫人碑。

元次山碑。

此皆魯公正書上品。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

魯公中興頌。

竇懷哲書蘭陵公主碑。

褚河南書房元齡碑。

河南書雁塔聖教序記。

張阿難碑。

僧書似虞褚。

莒公唐儉碑。

不知何人書，亦有虞褚意。

褒公段志元碑。

亦有隸意。

柳子寬書諸葛祠記并陰。子寬名公綽諫議之弟米元章謂其不遜於其兄者。

此碑之陰。上半是其所書。下半磨去矣。

寶叔向碑。姪易書。

于志寧碑。男立政小楷。

張嘉貞書北岳廟碑。

曩選唐正書五十種。茲更擇其最上選三十七種。爲式亭老友記於此冊。嘉慶庚申臘八日。方綱。

予曩爲式亭錄唐人正書上品卅七種。茲式亭復以素冊求錄其未盡者。因取前所錄者。補其最要之

三種。亦溫故知新之義也。

虞永興書廟堂碑。向未得見唐石真本。今幸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本。並非專以圓勝。向來爲陝刻所誤耳。金壇王籀林亦云。虞得右軍之圓。亦是僅就陝刻言之。自何義門、王籀林、徐壇長諸前輩。皆未嘗親見唐本。世所謂虞書者。僅皆專指陝本言之。致使永興真指湮沒不可見。雖陝刻亦極似原本處。然未免一律趨於過圓。又起勢每傷於尖纖。捺腳每失之笨鈍。尙多不及城武本之得真。而城武本拓者甚少。世人罕知之者。然城武本年久亦太淺細。又有過涉枯瘦。不及陝本精腴之處。愚竊撰廟堂碑考一

卷取陝本城武本逐字校核唐本著其同異得失。此卷今已刻於曲阜。庶幾稍見永興原碑之真際耳。率更書虞恭公碑。著錄家皆言殘闕。且無率更銜名。近日翻本。妄以皇甫府君碑後。率更銜名。移置北碑之末。大失真矣。世所見上半載拓本。每行僅二十三四字。昔林同人考是碑。据醴泉志云。僅存四百餘字者。卽指此上半截言之。蓋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其下半。士大夫亦皆過而不問。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亦僅以殘闕二字了之。此碑下半。無人知者。非一日矣。予今屬友往陝者。覓工洗滌全石。以淡墨拓之。乃視外間所傳者。得多千餘字。第一行題下。辨出中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岑文本撰。渤海縣男。歐陽詢書。碑內全文可辨者。得二千八十餘字。誠大快事也。擇其精妙者。手摹得八百許字。倘遇善工。能謀重勒於石。足勝外間翻本十倍矣。此碑實化度醴泉間。最見率更筆意者。前所論未盡。故具詳說之。張長史正書郎官石記。向見吳下有重勒本。故疑董文敏戲鴻堂所刻之未必得真。去年始得見唐石原本。乃知董刻不誤。而吳門重勒之誤也。此二本。有王元美敬美兄弟手跋。品以永興廟堂之亞。實則不過可比褚公東山帖。若遽以永興擬之。尙過譽耳。董華亭刻入戲鴻堂帖者。雖失其神理。然大局卻自不差。要之唐楷以化度爲第一。廟堂醴泉亦各有臻極處。此外則孟法師虞恭公皆躋妙品。而長史此記。或附參焉可耳。

以上補前冊所未說者。

又有舊所選而未寫於前冊者。

昭仁寺碑。

無書人名氏。或以爲永興書非也。

王居士博塔銘。

敬客書。褚楷之派。

柳書護命經。

河南書小字千文。

王士則書李寶臣紀功頌。

御史臺題名。

郎官題名。

王知敬書嵩山武后詩。

虞書奉三日帖。

褚書奉五日帖。

徐嶠之書姚夔碑。

沮渠書老君祠碑。

甘道士書明皇勅。

以上合前册所選凡五十種。

嘉慶乙卯冬十二月六日爲式亭老友書方綱。

蘇齋題跋卷下

元康里氏所藏唐搨廟堂碑

何義門云。廟堂碑。是相傳江左字體。但未見唐石。其用筆不可考求矣。孫月峯則有峭勁似率更之語。今以此原石驗之。乃凝重非峭勁也。陝本稍得其圓腴。而失其平正。城武本稍平正。而又失其圓腴。世間無虞書他碑可證。破邪論僅傳摹本耳。孔祭酒碑仿虞法。而結局太疏。學者但知從陝本過趨圓折。而於長捺更笨鈍著迹。全失其淵穆凝遠之度。得此原石本。然後可以會通晉唐書家正脈。直瀝山陰。戴山。葉儿。去人不遠。此本在篋。日日當有吉祥雲來護之。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春二月二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綱識。

雙鉤唐搨廟堂碑字

黃山谷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蓋此碑唐本。前惟山谷見之。後惟王敬美、孫月峯見之。近日嗜古博聞。如何義門、王虛舟、徐壇長。皆未之見也。今幸得見元康里氏舊藏本。真唐石。字尙存千四百許。而泐損殘失者多矣。陝本最精腴。而每以欲側失其平正。又失在右肩圓滑。撇頂尖纖。捺腳笨鈍。城武本清健矣。又失枯瘠。今以原本證之。陝本、城武本。皆有極肖處。而有必不可不訂正處。恨無名手可追二

本格韻。與其勉強重鑄全文。遜於前人。不若擇其要者存之。爲訂正二本之助。謹摹此百廿字。籠識其槩。他日儻得遇良工。摹此千四百餘字。砌諸曲阜齋廊。則閔中丞所重摹陝本。及方綱所摹城武本。舊拓殘字。皆不足云矣。惟抵庶樂推句內。陝本闕一格。恰在此本所脫失處。無由詳考。此疑尙未豁然耳。嘉慶十二年丁卯夏四月望。北平翁方綱識。

重摹唐揚李秀碑

觀此撫刻本。始知趙子函輩。所以有松雪臨寫之疑也。然此不特不知北海。抑且不知松雪矣。松雪深厚。固非以姿媚勝。然至北海此碑。則高松巨石。拔地倚天。而精神凝固。炯照萬古。後來趙董。不過各得其一節耳。董文敏所得本。蓋遠在此撫本下。而鉤摹又失之。竟題曰北海書。刻入戲鴻堂帖。亦不言何碑也。至陳香泉作帖考。乃目爲小雲麾碑。董陳皆號知書者。而謬誤若此。雲麾豈可言大小哉。卽董跋以此碑與陝碑論肥瘦。恐亦以目皮相也。嘉慶丁巳長至日。得雙鉤此本寄題。方綱。

宋拓懷仁集聖教序

此本用墨雖太重。而其中最得神彩處。則諸本莫及也。略舉一二於此。杖策孤征。孤字子旁。上橫之下。將折下處。其側微有闕痕半黍許。蓋由墨本如此。故上石時闕之。亦猶道字上筆之闕痕也。乃後來拓本。竟似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者。拓手之失也。嘗於同年紀曉嵐齋中。見朝鮮國文殊院記。沙門坦然。仿集聖教

序書其孤字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詳其立石在宋建炎四年則所臨是宋以前拓本而墨痕所掩已如此矣今以此本驗之信是連下而原有闕痕耳然此一條猶非極有關係者前幅云佛道崇虛此崇字卽蘭亭敍崇山字也山頭之下「」之上橫列三小點然後中加大點無論定武本褚臨本皆同惟是褚臨本支系蕃衍又經後人屢有翻撫今之重摹褚本山下竟無此橫列三小點矣而卻尚有空一分許之黑地試問若非原有三點則山下「」上無端空至分許是何故哉惟定武善本三點具存此可爲辨定武善本之法而褚臨則雖極精之舊本亦只見右邊一點有似於橫掠者其左二點則雖極舊之宋拓亦皆不可見矣今以此懷仁集聖教崇字驗之實是如此其左二點或是原墨蹟上石時太輕微致久而掩昧歟要之其右一點則分明具在也而聖教舊拓亦多爲用墨所掩獨此一本崇字山下右點極爲明白誠是褚臨蘭亭之息壤矣又此崇字山頭三直是先左挑一筆開局甚寬然後作中間一直此中間一直之末尖卻是向左微有盛起之勢而右末小直斜注而下以見疏密迴合之章法定武本神致渾淪其緒難尋其實定武本亦是如此惟褚本此山頭三直最爲可辨而後來翻本盡失之獨懷仁集聖教具此微妙而後來拓本又盡失之惟此宋拓精本乃庶幾得之此一字真至寶也故特拈出之以見宋拓聖教善本之可貴如此甲子秋八月十二日方綱識

郎官石記序

張長史郎官石記序。都南濠所藏。宋搨。世無二本。山谷謂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山谷此語。蓋深探草法之原。謂其正書在唐人中無多讓。所以草書無轍迹可尋。特揭出其正書矩度。使人善會其草書之根柢耳。而弇州過泥此言。遂謂化度九成。廟堂皆爲之退三舍。此猶之敬美誤讀山谷跋。以爲其正書無轍迹可尋也。敬美又舉容字極字。取法廟堂碑。且謂以今日所見。王彥超本張書。有出藍之觀。此其實非確見。唐賢諸名蹟。炳在天壤。千古自有定論耳。愚按長史此書。實由褚中令。上滌王大令。不必援化度。廟堂始爲增價也。而其用筆之妙。則是由唐人問津晉法之正路。況原石久亡。此本在世。眞景星鳳凰矣。愚題跋後閱月。知此在雲谷農部。友多聞齋。將選石重勒。精意撫傳。庶足以訂正華亭董氏戲鴻堂刻之失。蓋褚書東山帖後。推此爲無上神品矣。嘉慶十年乙丑夏六月廿日。北平翁方綱識。

蘇齋學人。北平翁方綱詩境小軒。借臨旬日。由褚法以問津大令。蓋千年以來。書脈繫焉。

宋拓醴泉銘

此本後有沈凡民跋。所謂梁溪秦氏世藏千金帖者。秦氏已摹刻行於世。足以奪眞。然與此斷泐處悉同。無怪凡民此跋。以爲伯仲之間也。至於凡民跋內。駁前人化度醴泉之說。凡民此語。蓋本於王虛舟。虛舟先生一生習歐書。而不識化度。豈惟不識化度。抑并不識醴泉。豈惟不識醴泉。直不識歐書耳。學歐書者。須以其中圓渾之筆爲性情。而方整之筆。不過是其形質。其淳古處。乃直根柢篆隸。故曰醴泉從蘭亭。

出而蘭亭從篆出。觀斯銘者，必能知此義。然後爲得耳。吾爲天下鑒書家，拈出此義，願與具眼者共詳之。吾豈敢妄議虛舟先生乎。乾隆辛亥春二月既望，北平翁方綱。

旣爲雲谷作前跋，後閱月，門人江秋史侍御讀禮南還，以其所藏宋拓本留予齋。因復借此本來細對，靜研五晝夜，乃益見此本紙墨拓手之妙。予所見眞宋本凡十餘矣，以此本居最上也。雲谷先生幸珍祕之。四月朔，方綱又識。

附錄沈凡民跋

率更在唐時，已推爲書家巨手，而醴泉銘，乃其奉勅書，尤其是經意之作，故品第當居甕師塔銘上。評者甲化度而乙醴泉，恐非篤論也。宋靖康來，南北間隔，榷場所市，都是覆本，僅存間架，了乏神韻，不知率更書風骨內含，神明外朗，一片清淑秀挺之氣，覓絕塵外，不善學者，徒貌其棱角反張，不能追取其風神，無怪乎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樣。余見宋本不下數十，惟梁溪秦氏世傳千金帖，乃明懷宗出內府所賜者，爲天下第一。今來孝經堂，獲見此本，擅拓精良，神采煥發，當在千金帖伯仲之間。識者自能辨之也。因綴數語，以誌老年之深幸云。乾隆十有九年歲在甲戌閏四月十八日，補蘿外史沈鳳書後。

宋拓醴泉銘殘本

此三十九字，眞宋拓本無疑。予所見宋拓凡十餘本，以新安汪文端公所藏全本爲第一，然未有不用濃

墨者蓋宋時拓工多如此耳。觀者正不必以墨色過重爲嫌也。己酉二月廿八日北平翁方綱識。

宋拓麻姑仙壇記

此南城真本舊拓也。渾樸深厚。在諸本之上。今日盱江書院。迺是從此翻出者耳。此亦今之星鳳矣。尙珍祕之。方綱。

顏平原書。以宋廣平碑爲第一。而其碑側之字尤妙。是乃張長史口傳之祕法。褚河南得之於虞永興。永興得之於右軍者也。平原書脈。所以直接晉人者。正在於此。其次則殷君夫人碑。再次則元次山、李元靖諸碑矣。唐人蠅頭細楷。本不多見。惟有此記。足與宋廣平碑相印證。而翻刻本又多失之。獨此南城原石本。尙略存其真意。此本紙質墨色。亦非近今拓手所及。學顏書者。於此精心求之。雖以擴之尋丈可矣。己酉春二月廿有六日。北平翁方綱識於南昌使院。

虞恭公溫彥博碑舊拓全本

林同人云。碑在昭陵東南第八列。第二區。劉洞邨。計卅六行。存上尺許。丁丑醴志。存四百廿字。今三百餘字。然今拓本明白者。尙有六百字。若此本凡略可辨者。尙將近千字。予竟題籤云。舊拓全本。非謂其文全也。碑旣極泐。工人肯用寬長之紙。并不可識處。亦皆拓之而裝册。又幸偶留其最下數字。在今日卽謂之全本可矣。卽上截明白處。以今尺度之。亦有二尺許。而僅云尺許何也。趙子函謂不復可拓。亦誣矣。

墨林快事云。未裝整幅。每行約廿三四字。通計八百廿餘字。今此拓本。通計可辨者。竟有千字。通計石存字數見後嘗慨想。若得覓工往陝西。用寬長之紙。全拓之。或多得未見之殘畫一二筆。亦幸矣。今獲購此。尙是數十年前拓本。惟中間偶有脫失數字。餘皆視今多出數百字矣。壬申六月。顧南雅得一本。云是康熙初年拓者。正與此同時拓。每行存廿三字。趙明誠錄云。岑文本撰。此必在第一行。題下書人名上。據牛氏圖云。碑高九尺五寸。闊三尺。蓋中腹一段。尙有三四尺。全無字形之空紙耳。然幸存率更銜名。則拓本所罕見也。今以全拓整紙量之。自碑額之頂。至每行七十七字之末底。通高八尺二寸。又細審中腹字。亦尙有可辨者。

趙子函云。碑在李靖碑北數十步。牛氏圖云南向土人樵其字殆盡。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三碑。最爲得中。予嘗謂此碑。視皇甫爲得中耳。豈云視化度爲得中乎。今深繹之。迺知子函固有所見。而言之未詳也。化度是率更最矜重之作。是以字字逾逸。無一筆馳騁。至於虞恭公碑。則率更年八十有一。更在晚年矣。筆情所到。并忘矜重之迹。是以皇甫之馳騁。九成之整鍊。化度之逾逸。兼而有之。時而出之。其馳騁精悍。或有不盡。如皇甫者。其凝鍊整秀。亦有不盡。如九成者。然其逾逸冲和。則有可與化度并臻至極者。孫率府所謂思慮遍審。杜少陵所謂暮年轉極者也。得此將近千字之本。心融而神會之。庶幾古今正楷。舒斂通會之由。可得而仰窺矣。

虞恭公碑。予見舊本多矣。其最善者乙巳夏。見王籀林所跋。謂生平所見宋拓第一本者。尙存七百許字。辛酉春。借吳門陸謹庭藏繆武子家宋拓本。有江左僧彌印。顧云美跋云。余七歲時。見此本於外祖陸文近先生几上。八分書。籀外王父尙寶公筆也。後再見之邵僧彌頤堂。今五十年。凡四易主。辛丑冬。書於塔影園。然此二本。已皆不見。率更銜名矣。今獲此本。得見率更銜名。何雷球圖寶之。

購得此本。竟若有人如吾意。拓全紙。固已奇矣。迺尤異者。此裝册。與吾所裝化度寺碑元跋册。分寸不差。銖黍。率更妙蹟。適得同貯一函。豈非墨緣。

嘉慶丙寅春。得此舊拓。存近千字之裝册。是年夏。從蓮府塔。借全拓大幅。因託南畹明府。精拓數紙。至丁卯夏。計摹得二千八十六字。良一快也。

追想百八十年前。嗜古探奇。如趙子函輩。能似鄙人。殫用心力。豈不視今日所得更多乎。然宋時人。已不肯全拓下截矣。可恨可恨。

以今整幅驗之。此本竟是康熙初之全拓本。惜多翦失耳。

率更此碑。首尾將三千字。既非一日之功。復多隨手之變。如遊名山。正當備盡其起伏明暗。以窺微妙。安得僅執上尺許。完整處乎。須於無意中。象罔求珠。一重一掩。搜草聽泉。處處見匡廬眞面。但於句中索句耳。六月一日。雨窗識。

嘉慶十一年春三月望，汪巽泉爲購此，歸於蘇齋。是夏盛暑，揮汗審定，又費二旬之功。碑凡三十六行，七十七字。七月三日記。

只疑邕塔隼波存，夢倚嵩陽晚照昏。誰點墨池雲過影，小樓西角玉鉤痕。流水孤邨隔碧巉，珠胎玉屑幾人緘。摩挲空石翻成笑，已傲林侗與趙嘏。題虞恭公碑二首。蓋自趙子函遊九嶷後，至今百八十八年矣。似亦足豪也。丙寅四月廿日。

侯官林侗作碑考，志援禮志四百奇，石存上橫僅尺許。全碑梗概誰復知，趙嘏秦人記親到。云不可拓空

嗟咨，趙林後又百餘載，劉洞邨緬荒蕪基。昔年張瘦錢待二老友，遊秦爲我郵筒馳。卅有六行行廿許，恨

不續紙補所遺，率更之銜罕著錄。翻本妄假皇甫爲，今日翻刻本，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此是率更最晚筆。後於邕塔泉

銘時，所謂暮年思轉極，非騁奇姿非矜持。每當神來澹彌旨，偏在泐處工難施。安得此近千字本，琴無絃

處能傳之。娟娟雲霧漏纖魄，活活萍藻穿清漪。美人臨窗幃羅綺，天馬逸氣留銜羈。上繼分明目開靈，下

乃掩映心摹追。有如訪古整引棹，行間墨縷餘深思。觀碑千古費揣擬，坐臥三日歸求師。岑公撰銜想中

腹，何年敲礪遭磨治。唐陵陪立最名蹟，孔祭酒石虞猶疑。歐楷邕塔自第一，吾齋擘錦誰填匱。百十年前

此裝册，一函貯勿差豪釐。邕碑古拓此今拓，幸有難遵如相期。亦擬作圖備遺失，顧云殘缺徒貽嗤。亭林

文字記碑不全者，蘇齋楷法又獲此。春雨杏苑交繁枝，適逢聯飛送好語。墨沼日日香風吹。昨讀廣川書以殘缺二字了之。

聯飛語以證余新得梁摹樂毅論果是真本也。嘉慶十一年春三月望後二日雨中自題所購虞恭公碑後方綱。

虞恭公溫彥博碑

溫公碑較醴泉銘逾緊較皇甫碑則斂其鋒鏗。此本是康熙初年拓。拓手乾淨比明時漬墨拓本爲佳。余向有一本宋拓也。王麟洲所藏有跋。今以闕乏質之他人矣。嘉慶壬申春日坐雨春風廬漫識。

此百年以前拓本。今不易多得者矣。此碑卅六行。行七十七字。自宋時拓本已被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僅拓其上半數字。在今日所見有拓至十九字二十字廿二字者。此本拓至每行廿三字可寶也。

宋拓見過數本皆濃墨致掩字畫且亦皆僅至每行廿許字而已。此本用墨尙未致過濃。敝篋一本與此同時拓者每行七十餘字而裝時多誤翦失尙有率更銜名可辨則世所罕有耳。

今日此碑拓本第五行的字第卅六行駕字此二字損泐。此本未泐。二字是近日拓本之驗僕得舊拓全本後因托

友往彼在劉洞邨用極寬長之紙拓整幅來就其可辨者精審摹之凡得二千八十餘字不惟率更結體之妙

已攬其全且於溫虞公事迹竟足補新舊唐以備考鏡真大快也附識於此南雅先生將俶裝矣此本竟應覓善工裝之壬申六月十八日方綱識。

虞恭公碑甚好原黏有倒置且行行欲飛去老先生或商之介亭托其代爲料理用小篋舊裝爲式精標之可以附加小跋但不知能交妥便寄滇否不然則暫且用漿糊行行黏緊防其飛起以俟再裝此種拓

本將來漸難得。須成就之。

若滇中命工暫就此黏緊。用紙包好。以待再裝亦可。墨林快事云。每行存廿三四字。此百年前舊本之驗。已行行飛起矣。日內卽宜條條黏緊。不能俟裝時也。

此刻又聞得雲南省城有極善之裝工。

虞恭公碑。陶賽寄。

此碑全文小篋有手寫全圖。但不能借出。須十日以內之功。託一人抄寫之。此或可託介亭。卽不拘何時。照其式另裝可也。然則全圖必託介亭寫之。

宋高宗御府考募蘭亭刻本

右蘭亭舊本。前有機暇清賞印。後有紹興二字印。是宋高宗御府所藏諸本也。前又有陳緝熙書畫印。陳鑑字緝熙。吳郡人。明景泰中。官國子祭酒。富於收藏。尤好鈎募蘭亭。嘗以所藏宋拓本。重摹轉售於人。王弇州以三十千購之。其爲當時所珍重如此。況又在三百餘年後耶。乾隆五十六年春二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

賜潘貴妃蘭亭原刻本

此宋高宗賜潘貴妃本。王弇州以爲理宗者誤也。今慈谿姜氏。湖州錢氏。皆有此本重刻之石。此其祖本。

也。辛亥二月翁方綱。

懷仁從蘭亭集聖教。豈知又從聖教集成蘭亭。可謂百千燈同一光矣。方綱。

張卽之楷書佛遺教經卷

張溫夫。生於淳熙三年丙午。至是寶祐三年乙卯。年七十四也。溫夫以書著名南宋之末。而金人亦極重其書。此書佛遺教經。自運筆意。卻非仿右軍作論。樛寮者。自以楷格在行押之上。正無庸援吳傳朋專師晉法。以例之耳。嘉慶丁丑冬十二月。方綱。

元張伯雨書東城虎丘寺詩卷

右張貞居書東城虎丘寺詩。後題云。至正戊子上巳日。按是年貞居七十二。故有鬢絲之歎。竇然留清詩。竇亦勝刻本鈔也。安邑宋芝山。得此蹟以見示。時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夏閏六月二十日。北平翁方綱。

題此後之廿有七年。零谷復持來。重題於後。六行異字。乃左之誤。偶然筆誤。不足疑耳。嘉慶十年乙丑。又值閏六月。復以予臨本對看。方綱識。

明周忠介公順昌手札款云現老年契兒

俊顧廚兼黨籍論。誰如璫禍弔湘魂。偏餘故紙淋漓氣。多少江湖血淚痕。賸來詩話到江東。文舅姚甥

尺幅中。松癭閒庭門客語。只應夜月照秋空。嘉慶丁丑夏四月八日。北平翁方綱。

右明周忠介公致文毅手札。後人因繪忠介公像於前。并同時諸手札。廿有二通。合裝爲冊。諸札有忠介手記。札到之年月者。亦有記札到之年月。而非出忠介手書者。凡十處。用蘇齋印記之。蓋皆周氏家所舊藏也。惟未呂札與林封司者。是忠介身後所作。內列敍諸人。繆當時。繆誤言旁。豈原稿又經謄寫歟。惜不得公子端孝先生請卹之血書副稿。同裝於此耳。然其時忠義之禍。慘酷至此。縱有追贈祖考之舉。正復何益之有。君子道消。小人剝廬。未有若明季之甚者。此內李仲達一札云。冬氣不極。春陽不甞。二語。雖若切其時事。然不知造物者。直欲以挽迴修復元氣之全局。有待於我熙朝。乃交春陽泰運也。讀史至此。豈止如觀豕。玩占於剝復之際乎。此冊今歸於南海農部雲谷齋中。持以見示。屬爲題識。其後嘉慶丁丑四月九日。方綱。

明沈禹文手札

右沈禹文與錢磬室手牘二通。禹文名大謨。吳郡人。嘗遊於文衡山之門。予齋中有其小楷書詠秋葵一詩。與文氏二承。及周公瑕諸人同賦者。書法得衡山手意。此二帖雖是行草。然亦仍不遠於文氏派耳。予又藏吳中皇甫兄弟雜文。寫稿雖塗抹草草。亦皆是長洲楷法之體。蓋爾日吳門書派。上下百年間。大致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春二月九日題。北平翁方綱。

肅府刻淳化閣帖初拓本帖凡十册肅府原跋刻本一册

陳子又臯蘭載筆云肅府淳化閣帖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私購出者直五十千者此本是也尙在王孟津未跋之前孟津跋是崇禎十一年也

墨香百五十年前北李燒松迹宛然十載費家凋楮葉良工心苦倩誰傳 龍膽壺兼鳳喙后東書園殿幾何時八分留得題名石應教陳毛又二師 自題所藏肅府淳化閣帖初拓本二首乾隆壬寅秋七月朔北平翁方綱

劉公誠七頌堂識小錄云肅府帖人賤其近北海先生謂勝前人其原本余曾見之闕二册猗氏有荊君得之歲甲辰攜往江南今不知所在矣

第一至第四卷用汪象先所藏宋搨大觀帖真本細審之以紅筆圈識乾隆甲辰秋八月廿五日蘇齋記內府本又逐卷逐字細對改正一遍訖合之今秋用大觀口卷所改者只除自藏大觀第六卷殘本之字未經對改外今改正者十卷內合共改正五百八十二處甲辰十月十七日

內府本賜詹事府恭貯者今始備檢前後有工匠黏悞處移正重裝併於後幅謹記每卷帖數字數丙午三月四日詹事翁方綱謹記

又以第九卷參合濟源本太原本改正肅府本十六字是日附記

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十三日。以米黃所鑒評。覆校良常王氏所云者。摘其一二。略寫於此。良常雖間有訂正。然米黃究是舊聞。是以略存之。是日方綱記。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邵瓜疇舊藏。淳熙脩內司帖十卷。細對肅刻本也。

法字上二點用分法。不如此之着迹。卷一第三葉
首行法字

此字似永興法。卷一第廿四
葉七行遲

此葉今石已是補勒。□□□□□□□□□□可寶也。卷一第
廿六葉

此葉今蘭州是補石。非□□□□□□此舊拓不易得。卷一第
廿八葉

右軍袁生帖之外。又訛此一吾字。卷一第廿八
葉八行吾

乙卯卯字。竟訛作卯。此是酉字矣。明代學者不講字學如此。卷一末
題隸書款字

以上第一册

初頤園所收一本。拓□□□□□□而墨工極有斟酌。凡原石坳□不平。□□此本每近淺淡者。皆概以一色。是拓手之善也。

此帖末潛處耳。淳化閣本。誤分處作不可二字。當以大觀正之。昔見汪象先所藏宋拓大觀帖。以此細對。尚未及記出。今得見李春湖所購。始記之。嘉慶辛未五月十一日。卷二第一
葉七八行

宣示表以大觀帖十五行爲正淳化閣帖改作十八行停雲館帖依此卷二第七八葉宣示表十八行

詳翫大觀白騎遂帖始悟唐儉碑之妙卷二九葉二行至五行

大觀三直筆微帶分隸意卷二十葉二行卅字

似是毀字卷二十四第五行殿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刻此乃舊石本可寶也卷二十五葉五葉

大觀帖傷感二字如古泉刀布之文卷二十五葉首行二行

大觀此等字皆似古篆卷二十五葉三行覺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刻此乃舊刻本今不易得矣卷二十葉六葉

此近大觀本神似永興卷二十三葉三行遠

以上第二册

大觀榷場本此首尾二亮字磨去皆尙微露上下筆痕卷三葉三行

嘉字長茂舊誤嘉長卷三葉首行

大觀若字無口作一勢既是草書豈復有作口之理未知左氏傳注稿本亦時帶章草乎卷三葉三葉第八行杜預書

精心看庾亮劉超書則北齊劉珉筆勢蓋可想見并可參之寶賢舊拓卷三五葉二行劉超書

渙之此帖。大觀極逾厚。此尚嫌單弱耳。卷三九葉。王渙之書。

操之等白白字。大觀不如此。可見摹手全不知筆法。而惟工匠之是憑。益信右軍袁生帖內。吾字之失。出

於摹刻之誤。而非原蹟如此矣。卷三十。葉二行。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補。此是真本不易得。卷三十。葉三。

王劭書。亦當參之寶賢。以證化度之脈。不究晉人之正脈。而專臨學唐碑。已落第二義矣。況不究心唐碑

而但學米董者哉。卷三十三。葉四行。王劭書。

瞻舊誤爲贍。卷三十三。葉九行。紀瞻書。

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真本不可得矣。卷三十。葉四。

羊敬元書。摹手太弱。卷三十九。葉羊欣書。

郡字太不成形體。寶賢雖笨鈍。尚自可參。卷三十三。葉八行。郡。

弱極不成字。卷三十一。葉六行。末。孔琳之奏等字。

以上第三册

此第四卷。蕭子雲小楷書。列子脩內司本。圓渾古勁。勝口。吳荷屋得此卷。宋拓。蕭思話帖。褚帖。歐陽帖。並隱有銀錠痕。疑卽碑工所作。紹興。而列子小楷拙滯。尚不逮此。肅刻也。肅刻雖多失於僵滯。猶想見原本相去不甚遠。今以所校國子監帖。

略記於內。規以圓渾。卽古拓儼在前矣。

此帖脩內司本。精腴口口。每捺腳腴勁。不如此方板。以脩內司本詳之。此是蕭侍中。以鍾法運用。右軍書。付官奴衣盃之祕券。此本模刻之失。固不待言矣。然以較吾之翫賞北齊造像記。得其一二拙趣者何如。

卷四四五六
葉蕭子雲書

君頂右肩。與定武蘭亭羣頂側下同。卷四十五
葉六行君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補。此真本不可多得。卷四十
葉七

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真本不易得。卷四十
葉八

此緙口口之第三帖也。當合寶賢帖看之。卷四廿葉
李邕書

薄紹之帖。軍宅二字。當以內府本參合寶賢本。卷四二十四
葉薄紹之書

以上第四册。

宋僊。唐明皇時人。學鍾書。此帖大觀石本。有魏晉人意。卷五三葉七
行宋僊書

此葉。今石是重刻。此舊拓本可寶也。卷五五葉
宋僊書尾

此前半葉。今石已另刻。此其原石。不可易得。卷五八
葉前半

大觀帖。智果論書作一段。連屬王子敬。王右軍。蔡邕。扶風。曹喜等。均不提行。卷五八九十
葉十一十二

此葉首二行。今石已泐去。卷五廿一葉

疾悞忽移以下。凡二行半。今石泐。卷五廿二葉

嘉慶甲子六月二十日。取顧氏釋文對看。蘇齋記。

此第五卷末葉。明代之跋。後四行。今已脫失矣。何況古帖之闕泐失真耶。是日午後微陰。又書。

以上第五册。

黃長睿十七帖云。侍書王著勒石。勢殊疏拙。方綱按疏拙二字。以評淳化閣帖。可謂神鑒。孫退谷賞畢文簡賜本。云有朴氣。二評揚抑不同。正相表裏。因題肅本初拓第六卷前。庶以髣髴祖石本之妙。壬寅冬十月十二日。

此卷內袁生帖。據依內府本。改正一吾字。真乃一字百金直也。甲辰十月一日。齋戒歸記。

篤憂二字。今石已另補。此拓二字尙是舊本。今不可得矣。卷六七葉首行

第二可字點勢。乃連下一字爲章法。安此截斷。此王侍書之失也。卷六九葉九行

待此豈三字之旁點。內府本皆無。大觀摹本或有之。或無之。寶賢亦自大觀摹。而無此。一蓋宜從之。卷六葉十行

雄字末尖。垂入蜀字之內。大觀摹本。亦或有或無。寶賢則無之。內本亦無。卷六十一葉十行

猶字參看寶賢卷六十四葉六行

四月廿三日四字細審大觀原本方知內是迴折之筆而淳化本摹失也寶賢蓋亦沿榻本而失者脩內司本同卷六十七葉七行

建安帖惟□□□□懷仁集聖教所本也苦字頓挫迴折□□□□本妙極淳化似不應訛謬至此

苦字自唐賢化度昭仁中直並不多穿上而草頭作對觚勢蓋山陰之法其來有自今見大觀真本并懷

仁集聖教皆具遺則而何以淳化摹本乃失之卷六十九葉建安帖

袁生帖考辨詳具予所藏大觀真本卷內跋語卷六十三葉袁生帖

司州帖私福二字摹失脩內司本同卷六十四葉司州帖二行私三行福

以上第六册

以脩內司本對之其原本實□□寬出幾許不但此帖也姑記於此可見移行之斷不可卷七十五葉承足下還來已久

以上第七册

脩內司本此每行皆寬出二分許卷八三葉頤還少嫩脯諸行

今石是另刻此是真刻可寶卷八十葉三葉

此第二行人字起筆之頂。吾字中間迴筆。皆是回帶逆折之勢。以內府本校之。正相合。卷八十五
葉二行。

以上第八册。

丁巳九日。吳鑑菴持有銀鋌櫃者一本來求題。肥厚與肅本相近。而筆勢頗方。聞之內府宋初拓本。亦肥而方也。然鑑菴之本。與此本互有出入。則摹手不同耳。適李春潭亦持一銀鋌本來。摹刻微瘦。遜於吳本矣。此兩本第九卷皆肥。與肅本異。後三行皆全。

甲子夏。於墨卿處見一本。南宋翻刻。亦似肅本。而第九卷仍肥於肅本。末三行亦全。昔王良常品閣帖第九卷。謂大令書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蓋以第九卷之細瘦者爲專謹。第十卷之放筆者爲縱逸也。此特執目前所見肅本言之耳。肅本此九卷。是別從一本摹入。以致過於細瘦。以致王良常目爲專謹。其實淳化原本。初不如此。今卽以所見南宋坊賈重翻之本。其第九卷。尙不似肅刻之細瘦。而其第十卷。卻轉較肅本稍近細瘦。則是後來摹手。偶有不同。豈得執此以評大令書耶。乃王良常竟以此。剖分子敬書格。謂子敬於右軍之意。離而二之。是則誠子敬預知後世。有淳化閣帖。肅州翻刻。末二卷肥瘦之岐。而先自區於異轍者。蓋良常王氏書評。多是八股時藝評語中來。亦猶之所評漢隸禮器碑。體凡數變云云者也。今偶因此九卷淳化原本。非若今世所行肅本之細瘦。此特一時翻摹者之所爲。不足以程量大令之書。而適足以證良常之誤。故備言之。卽此二卷。前後肥瘦之故。不能辨析。遂至大令之書不明白。

而上下千年書道之正變源流遂以淆紊豈止彼一說扣槃捫籥宜剖析哉嘉慶九年歲在甲子秋七月十日方綱識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脩內司帖詳校知肅刻此卷另從一本出也

內府本此卷之字皆較此沈厚

卷九首葉

授衣帖晉本爲勝與淳化本字字不同不具摹改矣

卷九三葉授衣帖

晉本此下尙有四十字許字授衣帖尾

奉別帖卞氏式古堂刻本與此迥異筆勢放縱前□□□字皆作冷卞跋云唐刻初本者也

卷九四葉奉別帖

內府本此八字筆筆重頓

卷九六葉二行彼患佳汝復見諸女八字

脩內司本此行末底與前行末雄之上半相對此則太收上矣

卷九十三葉阮新婦帖首行二行

脩內司本此行末底與次行不字正對

卷九十四葉雖奉對帖首行二行

山谷云此帖有秦漢篆筆意

廿九二字極肥改勢此卽山谷所謂篆筆之類耳脩內司本廿上左半似是半缺則卽所謂改筆勢也肅刻左上半似尖則失之是亦此第九卷另出一本之驗

山谷此評可爲晉法存古之券脩內司本遂字左之深字下木皆見古厚遺意

深左下肅刻誤多一折亦另本之證

卷九十八葉廿九日帖

薄冷帖。可作化度左券。卷九廿一葉薄冷帖。

王虛舟云。錫大佳。以下兩行是率更書。當別爲一帖。蕪湖韋中丞云。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此帖柳六惠。六當作下也。愚按韋說是也。大觀帖亦作六。而上一筆微有鈎帶之勢。大觀帖是取真迹重勒石者。所謂真迹。卽南唐以來仿書之墨本耳。非卽大令原迹也。必是仿書手訛下爲六耳。據此則錫可二字下。恐原文仍當有養老二字。常餌亦覺有益。另自爲句。蓋仿書者。每有隨手之變。致斯摻拄矣。脩內司本。六上一筆迴帶亦稍輕。不似肅刻。竟作六字。卷九廿一葉。鶴大佳帖。

此帖硬字下。缺三行十八字。寒仰料靜婢自常不和。知從事甚簡。致此佳也。肅府上石時。原失此三行。南宋本有此十八字。卷九廿四葉。諸舍帖末段尾。

以上第九冊

虛舟蓋以縱筆者皆僞耳。然亦不可槩論也。大令有似後來歐者米者。

伊墨卿購得南宋坊賈重翻淳化第十卷。所刻字尙不誤。然筆畫已傷痿削矣。□□尙不及此肅刻初搨之神彩也。嘉慶甲子六月十日。方綱識於石畫小軒。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脩內司帖詳對一遍。審□脩內□□□□之本。卽此肅刻所從出之本。亦以見肅刻本之可信也。中秋前一日。

武字中間。肅本失舛耳。顧釋遂謂與西連字互置。今以南宋本核之。初不如是。蓋□□以見□□□□十三葉五行。此用武之國句。十卷

歐陽率更所開先也。卷十四葉。鄒陽書首行便字。

舉字中間。与挑起處。中有墨迹。故致誤。南宋翻本。此處尙明白。卷十廿一葉。六行舉字。

今葉。今已不存。今蘭州石是重刻者矣。此舊拓本。在今日已爲至寶矣。後第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凡此卷

末四葉同此。卷十第廿二葉。

內本明字。在下一行之首。方見章法。卷十第廿二葉。四行明字。

以上第十册。

明李義民縮臨蘭亭

李義民以小楷擅名。然蘭亭縮爲細書。本自難工。此中欲拈古人妙處。正在神理栩栩欲活。非可以皮相也。嘉慶三年。歲在戊午。秋九月朔。爲夢華居士題。北平翁方綱識。

此册凡縮本二種。然須彌納於芥子。其理微矣。更於後跋詳之。

王一峯縮臨定武本蘭亭

作繩頭細書。不難於得形。而難於得神。不難於緊密。而難於寬展自如。有尋丈之勢。此所謂法外之意。可

爲知者道耳。戊子秋九月二日。方綱又識。

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

適爲門人莫續軒作畫雨亭詩。用蘇文吾以名吾亭作結句。是日購得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子。因題小齋曰雨香。賦此志之。邀魚門韻亭和。歸築山房第八秋。二桐簷影更深幽。鐵門限法工尤細。上黨禾書氣可求。參刻石經無屋貯。竊題畫雨已涎流。感驚珠玉從天賜。稽首冥冥豈易酬。甲午是嘉靖十三年。先生六十五。請告歸里。築玉磬山房之第八年也。至今二百四十五年矣。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秋八月廿四日。北平翁方綱。

我因喜雨名雨香。雨餘度地蘇齋旁。窗明更展喜雨卷。香來着我喜欲狂。文待詔書世多有。無若此卷森晶芒。蘇文本爲志喜作。書時想值秋雨涼。村村稻熟慶江渚。葉葉桐響聽山房。神來腕熟紙墨潤。珠圓玉粟龍鸞翔。虞褚法皆永師法。折旋閒出改體方。晉人神清唐骨重。先生蓋以晉入唐。後來吳興擅流利。得其意者郭與張。郭天錫張伯雨彼皆偏師此正幟。或嫌薄弱庸何傷。此卷神全氣獨厚。四邊力足鋒不藏。仙人嘯樹望窈窕。層臺緩步窺琳瑯。吾欲因茲叩津逮。漸之永興漸二王。停雲石刻苦側媚。那兼楷法和而莊。蘭亭聖教香一瓣。絲絲息息來書堂。吾於書道媿筆澀。枯菱一寸萌驕陽。得此頓如畝得澤。硯田夜湧沆瀣漿。發生盎盎風與氣。淋漓眞幸通墨皇。寶章訪集自此始。比于禾鼎眞不忘。莫輕寸圍玉雙軸。燭天夜夜

迴虹光。雨香齋詩題文衡山墨蹟卷後。得此卷之後二月。始爲重裝。錄此於寶蘇室之南窗下。冬十月四日也。方綱。

蘭亭真影識經秋。化度歐書詣更幽。欣遇千年知莫逆。悟言一室待何求。古香什襲輕難洩。秀韻淳空迴

不流。定有墨緣迴廿載。神光離合爲君酬。衡山小楷洛神賦卷將有歸來之意書此跋之。

雨窗無事展翫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再疊前韻。方綱。辛丑六月二日。

去年秋得見天目山房。宋拓蘭亭卷。今春復得見趙子固落水真本。而去年春得宋拓化度寺碑。始知山

陰。渤海原流合一之妙。

衡山此卷。實能以歐。虞之法。上接右軍正脈者也。

書家有意到筆不到者。雖作手亦不能免。然精熟蘭亭。定無此慮。如玉潤且極寒諸帖。皆所謂飛騰綺麗。

兼有之矣。

甲辰夏五月廿二日。雨中展翫大觀真本。因識於此卷後。方綱。

是歲仲冬廿日。以衡山仿蘇書泗州僧伽塔詩。與此對看。深歎其能用南唐後主撥鐙法。爲書家不傳之

祕。漫記於此。

昨於涉南。得衡山所作樹石大軸。始備見先生具體坡谷之妙。癸丑中秋前一日。記於此卷後。蘇齋學人

方綱。

四明范氏天一閣蘭亭

予所見神龍本皆有貞觀神龍開元大觀諸印。惟王秋坪所藏本致佳。而無前後諸印。予既爲手摹入石矣。四明范氏此石本。卽豐南禺刻於烏鎮王氏者。亦有神龍諸印。而筆法勝諸本。不啻倍蓰矣。治亭宗伯得一舊拓。乃無諸印。而圓潤又在范氏石本之上。蓋宋刻宋拓耳。附記於此。斯文下亦無褚氏印。王秋坪本尙有褚氏印。

頤園通政持所藏星鳳樓帖十二冊來看。此褚臨蘭亭在申集之首。卽治亭所得本也。戊午六月二十六日。

此所謂星鳳樓帖者。內有以泐後之汝帖摹入者。其非星鳳審矣。然此褚臨蘭亭。實在豐南禺未勒石之前。足見世所傳神龍本者。特出宋朝雜帖內之一種。而後人增入神龍書府諸印。以炫人耳。曹氏南宋人。而此每卷後。

題紹聖三年上石。褚本畢竟神龍有牆壁可尋。而穎井本及張金界奴本。卽使超入神品。尙不能免微有一豪英

雄欺人之意。今日合諸家所勒諸本細對。識此。戊午六月廿六日。是日立秋。

張金界奴本。尾後有紹興印。卽一末尾。而上下鈐紹興連珠印者三焉。若誠恐人疑其非出紹興內府藏

者。以其筆妙之飛動。則愚見恐與穎井本皆出米老耳。

所謂神龍本。卽未必果是褚公墨迹。要之必是褚臨。後人上石者矣。所以有神龍諸印。又不及其無印者

也。是日又識。

頤園所收蓋雜取宋人祕閣諸刻摹成者。卽以此本褚臨蘭亭細對視四明本無一處不相同。而神理圓渾淵雅勝四明遠矣。

第六行弦之脚底四明本縮上二分許。可見天際烏雲帖本之失。

十一行末仰字針眼尙同四明本無之。

此本卽文休承所謂豐道生刻於烏鎮者。高出世所行神龍諸本神氣迥出矣。而以宋人雜帖內之翻本對之。已覺帶有僞氣。右軍清真格韻豈容貌得耶。

第廿三行知字矢中撇勢竟斜側而下耶。雖褚公自運已思恐未必然也。張金界奴三本則餘清善矣。若神龍本能謀重入石時此等處更當精研也。

暢左起處似以天一閣此拓爲是。頤園本已塗失矣。再借治亭本核之。

王虛舟竹雲題跋云予得毗陵董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拓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爲字法逾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虛語往在毗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真迹與此正同。

徐壇長圭美堂集跋項書存家藏神龍蘭亭云禊帖惟此沈着飛動炯有神采余家有周家冑貽先贈公此帖舊刻初拓誠可寶愛後嘉興曹仲經拓贖之本漫漶已甚亦是重勒近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新安汪

氏願眞堂刻。遜此遠矣。

朱竹垞曝書亭集。蘭亭神龍本跋云。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迹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瓊宏。鈐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於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徐壇長云。此墨迹未知竹垞並購得否。汪氏本。丹陽賀紫蘅跋。又謂四十年前。見眞迹於其鄉姜宗伯家。今歸汪氏。自是兩本。唐宋人雙鈎本。多人不能別。遂以爲眞。無足異者。項刻予未之見。吾友曹仲經。曾占弟子籍於竹垞先生。今年秋寄書索之。仲經允拓示而未至也。據壇長此跋。則項氏所刻神龍蘭亭。康熙末年。尙在朱氏也。記當向嘉興人問之。

吳興掌故。載孫莘老墨妙亭石刻。有褚本蘭亭帖。故竹垞先生此跋云爾。神龍蘭亭。有神龍書府印。容惠迺大印。有王景修。張太寧同觀一行。又仇伯玉。朱光庭。石蒼舒觀。元豐五年四月廿八日二行。而宋人所刻曹娥碑後。亦宛然同此。其筆法位置印記悉同。則豈曹娥碑亦經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耶。吾故云。神龍蘭亭之目。是宋人好事者所爲也。

餘清齋樂毅論

戊午七月四日。王壻持來樂毅論一本。與此無二。而無前後諸印。後無書付官奴四字。中間數行之末。所

空分許。悉同第一行。先之必迂迴五字。間無泐痕。第四行其字。亦無泐痕。其刻手視餘清爲善。蓋與此同所出也。刻在前耳。宋刻本無書。付官奴四字。

渤海藏珍帖。刻趙臨樂毅行次全改。直是另寫。非臨也。固不足論耳。然其後有至治元年。子昂自識。自識。目昏手弱。不能作也。至治元年。子昂年六十八。是當日必實有此臨本。與國學本無可稽考者。尙有間也。而其尾亦無書付官奴字。蓋子昂亦是見南宋重刻本爾。所臨竟無足置論。

嘉慶癸酉秋。又以越州學舍本。與南宋再翻本。及明朝人別一翻本細對。深歎邢、董、王籀林輩之失考也。此出自元祐祕閣續帖之本。停雲其嫡孫。而餘清又其旁支裔孫也。

以南宋翻刻樂毅論對之。則停雲勝餘清遠矣。

餘清竟是墨迹上石。此墨迹必宋人所書耳。甲子十月。

新安吳氏餘清齋刻之樂毅論。乃南宋重翻之第三傳矣。而邢、董、吳、王皆詫爲梁唐摹本。豈知書者所宜出此。宋刻前有題目三字一行。

南宋初翻本。卽墨下亦闕。

三行先之必迂迴。字間泐痕。是其墨迹如此。後泐亦然。皆宋刻所無。王籀林極推此刻。竟不知其從宋刻本來也。

清河張氏真蹟日錄云。吳能遠氏示余梁臨樂毅論。後有邢侗再跋。細辨之。是宋人筆。尙未及韓太史家。

唐初臨本。何消細辨哉。原本筆勢全失。直是一手另寫耳。張米庵辨是宋人筆。尙非難事。獨惟王良常之譏贊耳。邢文不足言也。

按張米庵清河書畫舫自序。在萬歷四十三年丙辰。而所著真蹟日錄。又在其後。則此條云。於吳氏見邢

跋樂毅論者。又在其後矣。吳氏此刻樂毅論。及邢跋。皆不同年月。明朝人不知考據。凡刻帖皆不同年月。而其卷內之黃庭

有戊戌己亥。則是萬歷廿七年己亥也。以此考之。則張米庵見此蹟。又在吳氏此刻之後廿餘年。蓋即吳

用卿此卷上石之蹟矣。王箒林所稱柔閑蕭散。逸態橫出。不言是墨迹。則卽據此石本言之。箒林竟未知

張米庵是宋人筆之語。而竟以爲梁摹耳。鄙見宋人之語。果非妄也。嘉慶乙丑十月。以元祐祕閣帖之本

考停雲餘清二刻。因識。

鬱岡亦從此迹出。非從宋刻出。

此直是宋朝一書手。另自寫之。非臨也。但是影照古本之行次位置寫之。張米庵曾見吳氏此蹟。以爲出

宋人筆。信不誣也。然所影亦非古本。乃是影照宋刻。而宋刻疑古本耳。

十四行第九字廢。此頂點變。自南宋初翻本來。

戲鴻堂刻宋樂毅論。卽明人所妄傳貞觀六年褚衝者。而其後乃有董跋。竟目爲唐摹六本之一。似此。則

董文敏之爲書家也。何以爲後人作師法乎。

餘清齋黃庭經

涿州馮文敏臨黃庭經。後有文敏自記云。余在甲寅年見此書。乃新安吳江邨家物。後有董元宰先生跋。謂是唐人臨右軍真蹟。蓋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故非宋元諸名家所及。卽此本也。甲寅是明神宗之四十二年。

此清且涼下脫一行。凡廿一字。與穎井本所脫正同。是從宋後翻本摹出也。

餘清齋張金界奴本蘭亭

末行斯文旁有臣張金界奴上逆七字

此卷世稱天歷蘭亭。白麻紙本。墨色黯澹。蓋唐人摹本。安氏記云。董陳定爲虞臨。尙未信也。安記法書上

蘭亭帶字。餘清尙微近之。秋碧則益失矣。

重摹子昂五字損本蘭亭卷

錢梅溪摹後附邗江鮑氏重刻十三跋此卷蘇齋故物

趙藏五字損本。旣太泐昏。卽使劉雨若勉竭心力。亦未必遠過。此乃錢君所勒。是小齋此卷存影。亦略足抵真矣。惟是馮涿鹿當日。若屬劉生全鑄。此卷。究有今人不能摹到之處。而況彼時前後篆題款。記未經剪去。豈不較所刻快雪堂法書之溷入僞褚銜樂毅論。僞褚臨洛陽宮蘭亭者。較勝耶。記此。使彙鑄法帖者慎之。

獨孤僧贈趙之五字損本。此在南宋初。薛氏拓已在最後。故原泐昏蝕。實難取影。以致抱內開口。亦下四

點之類。皆有摹失其實。此是原帖之影。宋芝山云。原帖僞者。訛傳也。大約是南宋時拓耳。非必南宋初亦未必是薛氏所拓。詳後。若使劉雨若摹入石。自必尙有勝此之處。

有感於斯文一行。後空黑紙。有世外元賞四字紅文方印。

此間隔水綾上。有悅生印。下有蕉林祕玩印。

曹世長柯梁馮諸印。皆自後移此。此處廖氏尊樂堂書畫記八字。陽文長方印。

帖尾斯文下。箕子之裔。紅文印。錢刻此帖未摹入。

據吳子敏書畫記云。此帖是黃紙拓本。今驗燒殘者信然。

卷前定武蘭亭四大字篆書。後學生徐霖熏沐敬題。

吳練塘跋。載俞壽翁續考內。蓋南宋時。此卷已著名久矣。

此與後柯敬仲跋。皆錢梅溪影寫見寄者。己巳六月。又以梅溪雙鈎吳柯跋詳對之。蓋梅溪欲勒吳柯跋於石也。此下朱錢鮮于三跋。則皆燼餘半段矣。鮮于跋以舊存稿錄於下。

傅朋赴鎮上饒。相遇嘉興。觀定武舊本蘭亭。真氣凜然。紹興甲子九月十四日。雒陽朱敦儒題。

字希真。號壑老人。

俞松續考第一卷內載此本。沈伯愚藏者凡六跋。一是吳傅朋跋。二是此跋。其後四跋。并錄於此卷後。并附識此卷原委於後。

舊見王子慶家定武墨本已絕佳。今見此本尤勝。吳興錢選題。

錢玉潭此跋未見於著錄。今燒殘只剩上半。不得見其全文也。所云王子慶本卽子固落水本也。乃此跋云此本尤勝。則卽茲一語可以斷定。其必非五字既損之近以退筆禿鋒之本。可無疑矣。餘詳說於此卷之尾。壬申七月二日。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定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

此鮮于困學跋。近日翻刻趙本。有以此誤爲趙跋者。此跋至元己丑。在趙跋之前二十年。是時困學年三十三歲。困學於至元渡江時學書。此尙非其晚年妙境也。

以上錢舜舉鮮于伯機二跋。皆尙是跋吳傅朋得自薛氏之原拓本。其抽換者。但於前半。抽去沈范李三跋。以媵五字未損本而去。其事約在至元己丑後。至大己酉前二十年内。獨孤和尚所不及知。餘詳卷尾。趙第一跋。又有未損又字未捺。是趙書有此戰掣之勢。鑄工所不能傳也。快雪堂帖劉雨若鐵筆。已不能得之矣。

河聲如吼一跋。河以下有解日二字。今已燒去。快雪堂所失。此刻本有。

第十跋而墨本輒不同。本字原蹟。中間一直。從上直下。然後分左右撇捺。快雪本誤。

第十一跋末。放開放字。末筆不放尖。快雪不誤。而石恰此處泐矣。吳靜心本。竟是從快雪泐後之本。再翻者。誤作放尖矣。重翻快雪帖。皆効其泐勢。是以觀者莫詳也。此字合上下章法。必無出波之理。

趙第八跋末。重展此卷。因題下有趙氏子昂印。

第十跋中間一行。故蘭亭難辨。蘭亭二字。上蓋合同印。此條末壽張書。下有趙氏書印。

第十一跋末。待放開書。下趙氏子昂印。此印已燒損。

第十二跋末。七日書。下趙氏子昂印。此一印尙極明白。

趙印考證。詳於殘記卷後。

前數年。聞譚觀察組以八百金。買揚州吳杜村澆之趙十三跋蘭亭卷。後又聞揚州鮑氏。從譚借出。爲鐫

於石。鮑亦僅刻趙跋。趙臨而不刻。前後諸跋。與馮所見略同。不足異也。宋芝山爲予拓此見寄云。其後王

芑孫跋云云。是鮑氏不欲顯其從譚借耳。非果芑孫物也。今此卷已燬。因與快雪本對之。新鐫笨鈍。遠遜

劉雨若之得神。然其中卻亦有一二處。足與快雪本可資互證者。

未有夢濤印。其人姓党。前年在揚州。見予題焦山僧壁詩。欣然願刻之。其刻拙書能肖。所以刻趙書不

及劉雨若。亦無怪也。然松雪於此帖。已不得其原委。徒令人尋攬趙書。而不知研究禊帖真品。其視党君

之不精於刻趙。而能刻拙書者。相去無幾。徒增悵恨而已。嘉慶辛未春三月二日。方綱。

趙臨蘭亭附記。

在字起二筆誤。

于字集字上橫皆改彎筆誤。

陰右捺原本鋒長。而此損本後拓尤長。此臨作蓄勢不放誤。

羣頂定武本側下則未合。

賢左臣之下筆非平橫也。臨誤。

崇山頭誤。三點誤。下直又誤。此一字凡三誤。

帶四直不合。趙臨此時尙未得見不損本。此尙不算入誤筆內。

絲竹竹字迴筆誤。因原拓已昏也。

察字右捺半放非全蓄也。臨誤。

類左下竟改原蹟誤。

抱將左下撇臨作帶挑。此二處誤。

託口下橫放出外邊誤。竹託二迴筆。尤延之所講。趙蓋未知。

暨斤改去小直。省作帶筆誤。

隨內省去一小點誤。

遷西下中撇直下垂地末。又省去上點。此一字二誤。亦大矣。亦作三點誤。

豈上橫反長出而下橫末也垂左。此字二誤。

由字不知米老所謂楷則之理而未橫又外出。此字二誤。

諸如蠅爪針眼丁形之類皆全不依本帖。其他隨手伸縮不準原蹟者不可枚舉。似此則崇山何必旁挂。因向諸字何必大書。直是另寫一通。何謂臨哉。

愚最不服臨古帖以不似爲得神。形之不似。神於何似。若不取似。則馮承素輩可不依繭紙之樣。卽定武原石先不可信矣。舍坦途弗率而侈言凌躐。此今日學者之大患也。豈止書法哉。

柯第一跋。前奎章閣鑒書博士印。柯九思印。馮銓伯衡印。第一跋尾紙。錫訓壺蘆印。

第二跋尾。有丹邱柯九思章六字。陽文方印。緼真齋三字。陽文長印。訓忠之家四字。陰文方印。

柯敬仲跋云。趙公家藏數本。惟此爲真。公寶愛終世。未嘗去手。然趙題譚崇文藏五字未損。本云。生平見蘭亭真者三本。一落水本。一自藏。蓋損本。而以譚崇文本爲三本之冠。其跋是延祐丁巳。在此卷十三跋後七年。而不言及此本何也。

趙藏五字損本原卷。燼餘存字。煦齋司農得之。嘉慶辛未夏。裝卷屬題。留予几上三句之久。題其本帖。贈

綾後云北平翁方綱書此殘拓紙尾不啻山陰道上觀百花齊放也五月廿四日石墨書樓後軒記。

揆家所藏定武禊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絕妙戊申九月三日觀於欣遇東齋是歲冬十一月觀楊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籤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爲定武真刻無疑。右二條跋。

蘭亭敍唐世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爾摹手刻工各有精僿故等差不同惟是定武者筆意仿佛尙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然也觀此本則不容聲矣紹興辛亥立冬石湖范成大書予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雖祕府之藏亦未免雜贗也紹定癸巳修禊之日舟過吳興欣遇沈公之孫寺丞出示家世所寶二軸望之知其爲真也此軸本吳傅朋得諸薛氏而博古如尤王善書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歲士人作蘭亭考凡數萬言名流品題登載略盡惜無以此軸示之陵陽李心傳書。觀此跋則尙有尤延之王順伯二跋俞氏已不言及

右一本六跋 沈伯愚所藏本

俞壽翁蘭亭續考載吳傅朋本吳跋朱跋後有沈虞卿二跋范石湖李秀巖二跋此一本六跋皆藏沈虞卿之孫伯愚寺丞家卽以其最後一跋在宋理宗紹定六年癸巳至趙文敏得於獨孤僧在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相隔七十六年沈范李四跋已不存矣以沈范諸跋詳之必非後拓之五字已損者而趙跋以

爲退筆書。則是後拓禿鋒之本。今其卷前帖雖已燒昏。而以燼餘所存之字驗之。確是後拓鋒穎昏翳。有類於退筆禿毫者。即以羣字下半直末。竟不辨其雙枝。似厚畫之一筆。卽此一字。其非北宋舊拓可見矣。則是獨孤贈趙時。不特沈、范、李、諸跋不存。卽其前拓本。亦已非復吳傅朋得自薛氏之舊也。竟是宋元間。有人抽換薛氏原拓本。以沈、范、李、諸跋賸之而去。趙所得於獨孤者。是後來有以五字既損之本。裝吳、朱、二跋爲一卷。而趙未之詳考耳。所以他日延祐丁巳。趙文敏跋譚崇文本。言平生見真者三本。而不言及於獨孤本者。蓋亦自覺其非彼三本之匹亞矣。然究竟是定武之五字損本。故柯敬仲跋云。趙公平生未嘗去手。此固爾日曹世長購於趙家時。相傳珍切之語。而不必與趙跋譚本。執而並論者也。若趙跋旣言五字已損。而又言與王子慶所藏子固本無異。子固本是五字未損者。詎可同日語乎。此則足以見趙文敏語。特偶就一本口賞。而未能細加審訂。宜乎趙臨一本。於羣崇之有關考核者。直等諸抄胥之過寫者也。下學在今日。知所詳審之路。而限於服虔之注。師春之書。皆聞名而不獲見也。惟有倍加敬慎而已。嘉慶壬申秋七月二日。方綱敬識。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

元皇慶初。趙文敏公。以烏絲欄臨蘭亭。於月江學士所藏定武真蹟卷內。至大己酉。疇齋張仲壽復以烏絲欄臨定武本於後。至明嘉靖戊午。文衡山又以烏絲欄臨蘭亭於後。此卷歸項子京家。今不知藏於誰。

氏矣。秋璽九兄以汪文端公縮臨蘭亭屬爲題尾。不揣弱劣輒亦效作於後。乾隆壬子秋七月二十有二日識於小石帆亭方綱。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

乾隆壬寅冬十月二十日北平翁方綱以定武落水本筆意訂正萬松山房本摹此。

萬松山房縮臨蘭亭後題萬歷丙午年秋九月重陽前李宓臨并勒於萬松山房李宓字義民福建龍溪人此石嘗爲王虛舟先生得之於燕市後又爲揚州汪詒中也所模刻今二石並藏揚州黃氏家虛舟跋云用楮本縮成徑寸刻於青田石四面環轉細若蠅頭而寬綽容與能盡筆勢以校原本不失豪髮此又玉枕後一奇翫也虛舟頗以不知其爵里爲恨今予既得其里氏而又得其拓本何幸如之然其中頗有行次位置之移失偏旁點畫之舛訛不知虛舟先生何以云豪髮不失甚矣精鑒之難也予從耦堂侍御借觀因用定武落水本筆意審正重摹凡改定四十餘處而後成之然此特因李氏原刻差誤太甚至於臨寫之際遂行逐字爲之推算改正是以雖校李氏本爲已經釐正而仍不敢自信爲豪髮之逼真也他日儻得遇良工爲我勒於寸石仍當重摹一過以求精至云耳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冬十月二十有八日北平學人翁方綱識於蘭盟書屋。